

大上海

週刊

第七期

目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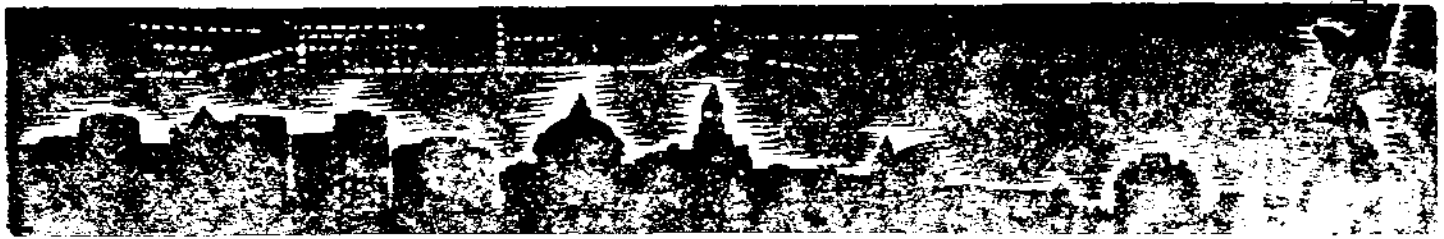
陳雲裳婚後	題磨剪刀	歷史的怪傑	蘇州通訊	防風鏡與却塵巾	墨索里尼的一家
怡 怡	馬公愚	呂伯攸	紅 蓼	張莘舟	黃新燕

◀行印社刊週海上大▶

本刊基本撰述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李伯琦	何凱	呂伯攸	丘石木	白蕉	石江	包天笑	王小逸	文海	文義	予且	丁諦
馬公愚	唐燕	唐文治	秋水	南腔北調人	柳雨生	胡山源	胡蘭成	林徽音	周楞伽	周小平	周越然
閔悅	閔言	寒星	陸蒂	張葉舟	陶亢德	高吹萬	陳柱尊	陳學稼	陳蝶衣	徐野	徐遲
嚴懋德	錢因	譚正璧	顧明道	謝帝紅	錢公俠	鄭逸梅	橫雲閣主	楊赫文	園丁	楊紅葵	黃影朶



大上海週刊第七期目次

九月廿六日出版

上海週話	木刻(大上海風景面之七)四川路橋	防風鏡與却塵巾(東西南北篇)	墨索里尼的一家	蘇州通信	江南爭說鄭洪年	赫曼與寶綠苔	上海文化街	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	上海人物	徐光啟(上海名人故事新編)	八德解(上)(國學講座)	戲劇家羣像	病餘	八閩詩筒	題磨剪刀	藝苑見聞	陳雲裳婚後	從影十年的劉瓊	影劇人的資本論	影城一周	劇壇漫步	南京二雪	南洋遊獵記	長篇	連載
王迎晚刻並記	張葉丹	黃新夢	紅	郭沫若譯	莫一奈	鄭逸梅	白一駒	呂伯攸	唐文治	王易庵	侯琴	貞木自閩寄	馬公愚	華子	怡怡	辛怡	海犁	怡之	秋水	雪蕉	冰佐洱	馮軼	顧明道	包天笑	

南京圖書館藏

上海 話週

用重典

國家亂，用重典，這是天經地義的話。重典的對象是什麼？當然是一班爲非作歹的人。在戰亂的時代，人心隨時可以浮動，如果不用嚴厲的手段制裁，那些搗亂的人物，社會秩序就有動搖不穩的危險。

凡是投機囤積的人，都將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並得科以十萬以下的巨額罰金了。

可是爲非作歹豈僅限於投機囤積呢？我們認爲首先應該受嚴厲制裁的，是貪官污吏，是驕兵悍將，是地痞流氓，其次是造謠生事之流，奢侈淫佚之流，以及一切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人倫風化之流前一批人物是全國各地都有的，後一批則唯上海爲獨多，我們希望大家能起來一致加以制裁，處以重典！

爲上海人辯解

可是所謂唯上海爲獨多者，並非因爲上海人特別會搗亂的緣故。上海之所以成爲今日之上海，是因爲上海人多，錢多，又擁擠在太小的塊地方上的緣故。

有人說上海人不愛國，這是最冤枉的一句話。試看從民國以來，有多少愛國的運動，是

上海人所發動，所領導？且爲上海人所熱烈參加的。如果說上海人不愛國，那末全國其它各地的同胞，真不知何以自處了。

有人說上海人深中英美思想之毒，充滿親英美的色彩。這也是似是而非的一句話，倘然仔細一研究事實，就可知道，是與英美美人接近的上海人，便越是痛恨英美，越是在英美手下做過事的，受過教育的，便越是認爲英美所受的恥辱，無日不想殲滅醜陋，以雪國恥民族美人或其思想接觸過的人，對於英美人的欺詐壓迫不過有一個概念罷了，唯有真正身受其欺，與壓迫的上海人，才真正知道英美人的可惡，而一心一意想將他們驅逐出境！

所以我們說，把上海人當作親英美分子，實在是似是而非的。對於這樣的上海人，應該加以深切理解才好。他們正是求民族獨立自主的前鋒啊！

女人世界

從美國電影輸入上海以後，中緬叔捧女人的風氣，便逐漸在上海濃厚起來了。美國人在表面上是非常尊重女子的，因此上海在表面上也似乎對女子有相當的尊重。美國人在骨子裏是把女子當作玩物看待，於是上海也漸漸有了這種傾向。中國人對於女子，向只將她們當作賢妻良母。可是美國這種「尊重」女子

的風氣輸入以後，賢妻良母都紛紛向社會上跑的。在「尊重」女子的風氣中，不知不覺受着空前的汚辱！我們並不反對女子從廚房裏出來爲社會服務，因爲社會上有許多職業是極適合女子去擔任的。凡是對於職業有興趣的女子，當然應該有自由跑出廚房，而從商，從政，從學，以至於從軍，都無不可。

然而走出家庭而徒在美國式「尊重」女子的風氣中打滾却不是女子之福。我們眼見許多女子爲號召的事情，如剪髮啊，搗蒜啊，歌聲啊，侍應啊，掛牌牌啊，演瘋狂戲啊，無處沒有女子，而處處女子徒然受人污辱。

這是女人世界嗎？這是女人受辱的世界嗎！望女界同胞，一致聯合起來，努力肅清這種風氣！

幾個小要求

在建設大上海的呼聲中，我們願提出下面幾個小小的要求：

- (一) 增加戶口米的配給，改善食米的品質
- (二) 履行油，糖，鹽以及其它日用必需品品的充分配給
- (三) 增加交通車輛，解除交通障礙，消滅電車賣票揩油風氣
- (四) 整頓市容，乞丐全部收容起來；對攤販應以嚴爲合理，使不妨礙交通
- (五) 撲滅煙，賭，娼
- (六) 將跑馬廳闢爲公園

——大上海風景之七——

四川路橋

刻

木



四川路橋下的水波，可以說是在上海推廣的一個鏡頭。風之長，橋之遠，月之夕，一碧千頃，而變態來時，更動人遐想。——王迎蘭詞

防風鏡與却塵巾

張葉舟

最近我寫過一篇關於「狂風飛沙」的文字，「野雲寺」是懷念北京的往事，「憑古古」是追憶昔日的戀情。到北平的人們，風沙也是習見慣了，正像南方人常在雨季中生活着一樣。

北京的婦女們，每當風沙蔽天的日子出門，總得戴上一個面紗，所以與親近北京婦女的山真面目，必須從你的運氣，因為北京常風沙陣中，北京婦女習慣變了自然，連陽光普照的天氣，有時也戴上了面紗呢，更有趣的，婦女們隨身都帶有這件「法寶」，每當晴期的天氣，突遇風雲變色，漫天迷沙，滿街的婦女們便立即取出法寶遮遮，初到北京的人，一定會懷疑到那間，那裏來這許多的面紗呢？

至於在北京的男子們，他們不戴面紗，另有一種却塵的風巾，從頭上遮掩到頭後，還加上一副像飛機師常用的「防風眼鏡」，甚至再在口鼻戴上一個口罩，就可以不感風沙的威脅了。

風沙不單在北京肆虐，接近華北的地帶，常受風沙的光顧；但華北村野之中的人們，決不會像北京人們那麼的防備周密，也許他們連怎樣防備的方法，還沒有想到哩！

但是，投機家的眼光，是無孔不入的，他們一下子轉念及此，先在山西的平定城內，籌設了一個小鋪子，專售「防風眼鏡」與「却塵頭巾」，果然，迎合了小城人們的需要，尤其是一般青年男女

墨索里尼的一家

黃新夢

自從反軸心佔領西里島以後，德國就發生改變，墨索里尼下野於前，義政府投降反軸心國於後，而接着關於墨索里尼的行蹤，半個月來我們始終沒有知道。然而出乎意外，當德國準備投降之時，墨索里尼却在義北召集法西斯軍隊，心再起，和德國並肩作戰。此一事實，足見墨氏雄心未死，尚有背城一戰的意向。關於墨索里尼的史話，報紙上時常有得看到，我們不想多說，而這裏所要說的，是墨索里尼的一家。

甲爲了要敘述墨索里尼的一家，我們對於他個人的史跡，不能不簡略地一說。是六十歲開外的人，當今歐戰爆發的初期，墨氏除了負任義國首相之外，還兼任內務部長，法團部長，陸軍部長，政務之繁，在世界各國的大人物中，怕也少見的。然而他的工作雖非常忙碌，但他對於一切的一切，不均事件的大小，都不肯敷衍塞責的。這種精神，的確值得我們佩服呢！

早年時代的墨索里尼，他的出身非常貧苦，他的父親在鄉村中開設一家酒店，母親早死去世的。他的從母是個寡婦，和他父親結婚，的確帶些積蓄過來，墨索里尼在沒有得志以前，也會到過法國，與國、瑞士等地，度他的飄泊生活。失敗回來，身上一個錢都沒有，直到後來，才到米蘭編輯報紙，實行做新聞從業員。同時，並組織「青年團」，倡起「極端主義」，而他現在所領導的法西斯黨，便由「青年團」脫胎而成。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他率領了十萬黨人，衝進羅馬，就在那次的政變中，他便取得了義國的政權，義王立刻請他擔任首相一職。墨索里尼奪得了政權之後，便主張採取極力均政治，爲人民造福，積極的締造「新義大利」。果然他就任之後，義國的國勢便蒸蒸日上。本來第一次大戰告終而後，義國在國際地位上，一躍而登五強之尊，又經墨索里尼一番改進，自然更是強盛了。不過這個時候，技巧不景氣籠罩全個世界，義國當然也不能幸免，所以經濟方面，也是非常窘迫。墨氏不但辦事富有毅力，就是平素，自奉也極端儉樸，不管家庭的陳設，個人的服裝，沒有一些華貴的色采。因此，他的子女，也有此種遺風，絕無浮華氣象的。

說起了墨索里尼，我們便要聯想到他的夫人，的確，在世界各國的貴婦人中，她可算是一個賢德的夫人了。她的丈夫雖然是一國的首相，但她的儉約，是出人羣外的。平常穿的衣服，樸素無華，不認識她的人員，誰都會錯認她是個平常的鄉下婦人。她並不在羅馬，而住在羅馬近郊的一所別墅之中，更難得到羅馬的。在交際場中，人們不會見過她一面。偶然到得羅馬，也是行色匆匆，馬上就

，競相爭購，以為摩登；小鋪子的貨物遠從北京運來，太不方便，於是投機商擴大資本，在城內設廠製造，還沿平井公路，把生意遠銷到河北的井陘城中。後來，銷路更逐漸擴展，從正太路直達娘子關外，幾乎人各一鏡一巾，像北京人一樣，當作出門的「防身法寶」，簡直是一日不可無此君了。

投機家們再將「防風鏡」推用到跋涉長途的騾馬羣中，另製比較劣質價廉者出售；又在却塵巾上分別出階級來，由布質而進為綢質，由防沙進為防雨，這麼一來，奢侈觀念人人皆有，原有的却塵巾，只降為販夫走卒們所用了。

鄉村人既想學步摩登，都市的風尚也連忙源源輸送過來，什麼面紗與口罩，也一古老兒風行娘子關內外，真得投機商們心花怒放，到處設立分廠，獲利何祇數千百萬。

事被山西德會所悉，認為防風鏡與却塵巾，目的在乎防風却沙，豈可劃分階級，表示貧富，此風一長，奢侈益甚，攸關社會風尚，亟宜糾正。於是，一紙宣言文告，洋洋數百千言，引古援今，極力呼籲儉德，電請當局，封閉各該工廠，懲戒各投機商標新立異之罪，罰款五百萬元，此一幕「防風鏡」違法案，始告解決。這是民國二十七年春，閻公錫三「德政」之一，值得大書特書的。

防風鏡巾製造廠封閉未久，又告復業，不過出品恢復了原有的簡單與粗劣，廠主由「投機商」變了「指令委任」性質也出一商辦「變了」官辦」啦。

要離去。而且行動的消息，又非常神祕，事前決不肯宣佈。因此，在義大利的報紙上，關於這位首腦夫人的起居行動，消息是難得有見的。

事實上，墨索里尼和他的夫人，真是一對患難相共的夫婦。而且他們更是異母兄妹呢！上面不是說過，墨索里尼的父親在鄉下開酒店時，有一個小姑娘常到酒店裏來幫忙的，便是現在的那位賢德夫人呀！那時墨索里尼也隱居在這所酒店裏面，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彼此就發生了戀愛關係。在墨索里尼的歷史上，目前雖無正式傳記，但無疑，這時候，可算他最風流的一頁了。結婚而後，墨氏東奔西走，起初還不是到處碰壁。但每次失敗回來，夫人總是百般的安慰和鼓勵他，因此，墨氏的得以不消極，不萌退志，勇往直前的奮鬥，終於復得首相的地位，他的那位賢德夫人，至少可算是居功一半吧！

齊亞諾是墨索里尼的女婿，人們祇知道他在今歐戰爆發之初，身任外長的要職，然而不知道他還是一個航空健將呢！於一九三五年，二十一歲時，考得航空執照，曾任法西斯黨宣傳部秘書。祇經過一度短時間的飛行訓練，便考得執照，他的教師，說他有特殊的飛行天才。此外墨索里尼的家庭中他自己的兒子十七歲，就考得飛行執照，而他的姪子維多墨索里尼，是二十二歲考得飛行執照的。另一個兒子勃羅諾墨索里尼，很早就研究飛行術，所以在今回的戰事裏，弟兄倆都在空軍部隊中服役。即此已可看到在墨索里尼的家庭中，凡是男子，是每一個會飛行的。

墨索里尼自己，當第一次歐戰時，他在軍隊中祇當一個小兵，有一次受傷了幾乎喪命，可是歐戰告終，他對於飛行發生興趣，開始練習起來。本來在冬天，墨索里尼最高興到山野中去滑雪，不拘汽車或飛機，他都能親自駕駛。所以當一九二二年衝進羅馬之前，墨索里尼早已會自駕飛機了。有一次，他所駕的飛機，在義大利北部損壞之時，他受過重傷。此後他曾獲得不少飛行的經驗，有時他與之所至，每每駕了飛機，載部下到羅馬的近郊，指示他們那幾區是防空重要的地點。

女婿齊亞諾，也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歷任義國駐齊爾蘭使館，駐不宜諾艾亞斯使館，和上海義國領事館的秘書，所以是個外交能手，後來繼墨氏做義國的外長，軍機就熟，非常勝任的，曾代表義國，出席英倫的經濟會議。一九二九年，和墨索里尼的女兒愛琴結婚，生過兩個孩子，墨氏曾在羅馬近郊，親自看他的兒子考得飛行執照。當他兒子從空中降落時，他連忙把一隻紅外徽章，插在他兒子的馬甲上面。可知墨氏一門，所有男子，都善飛行，一半是出於他的鼓勵與督促而成的。

就上文所說，可知墨索里尼本人，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更是飛行家，的在許多多才多藝的人物。除了在文學方面，有相當造詣外，也更長於口才。戰爭開始以來，長次的，在巴黎走那演說，不僅使義大利人民，為之注意，甚且舉世各國，亦皆矚目，登台一呼，有動人心魄之勢。所以他的此種職

「官方尤恐出品不能暢銷，嚴飭軍警沿街巡查，如有佩戴含有奢侈作用的鏡巾，一概取締以禁。於是販夫走卒們感憤的對峙，又在許多愛摩登的公子小姐們頭上出現了。他們和她們，在敢怒不敢言的情況下，只有嘆息著說：我們山西人，什麼都不前進，連頭上的防風鏡與却塵巾，那裏及得上北京人所佩戴的美觀呢？」

八閩詩筒

貞木自閩寄

同安

海。色。連。三。島。銀。日。又。昏。魚。鹽。紛。馬。共。鼓。鼓。滿。金。門。
地。裂。龜。東。嶺。歸。鷗。北。奔。文。音。新。詞。細。飽。髮。誓。安。魂。

石美即景

塔。勢。欲。橫。海。山。容。遠。見。痕。雲。隨。孤。島。迥。入。大。江。昏。
帆。影。連。巖。嶼。驚。感。廈。門。一。層。龍。角。出。日。色。計。平。吞。

，以首相而兼黨魁，並非出諸偶然啊！

末了要一說的，便是：今風行各國的集體結婚，也由蘇索尼尼所開始。因為墨比執政而後，注重到國的人口問題，為使人口得迅速增長，發起集團結婚，以勵全國男女，到達相當年齡，盡行結婚。所以首屆集團結婚，在蘇索尼尼行時，就由蘇索尼尼氏結婚。不但儀式隆重，而且對於新婚夫婦，墨氏更贈現金及家具。這樣使無力結婚的青年也能和愛人結婚，用意不可謂不善呢！（完）

蘇州通信

天堂裏的蘇州近况一瞥（一）

紅夢

這裏有靜穆的山，明秀的水，有遺傳的古蹟，摩登的洋樓，專供人們的遊覽，欣賞，憑吊。這裏有立體型的大廈，貴族化的飯店，客邸，餐館，解決人們的食宿；有時代的劇場，電影院，咖啡座，公園，提供有閑階級的消遣，休憩，閒談，閒話；更有那觀前街上，金馬門外的管絃絲竹，爵士（JAZZ）音樂，雷電華（JAZZ），銅喇叭的軟調，和着車夫的呼喝聲，爵士的吡吶聲，小販的喊賣聲，青年男女的囁嚶情話聲……

的騷音，在空中發散着，振盪着；一班摩登男女，儘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沉醉于花天酒地間，何曾想到過烽烟未靖，戰氛正熾？何曾想到過通貨膨脹，幣值低落，更幾會想到過生活島騰，滿目淒涼，一片慘厲瘡傷之景？更幾會想到自己是處在支離破碎，動搖的境地中？祇享樂吧！享樂！蛇一般的腰支，狐一般的眼尖，紳士式的外

表，欣欣向榮的象徵；「今朝有酒今朝醉」，興奮，刺激，麻醉，色情的流露！世紀末的表現！真是「一片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的氣象。於是誰都有說：「蘇州是天堂！」「復興後的蘇州更是天堂！」

這裏看不到七年前烽火烙痕，兵燹的瘡痕；土匪或兵戈的禍害，農村經濟的塌斃；在事變那年焦土政策下所犧牲的房屋，很迅速的重新建築起來了。這都市的繁榮是天天在推進着，消遣場所也一天天在增加着，這似乎的確實表現出這里如生動，活躍，前進，一股生氣勃勃的氣象。走上街道從門城口起一直到護龍街上，兩旁的店鋪，開得齊整整的。自晨至暮，寬闊的街道，老是擠滿着行人，尤其那觀前街和東西中市一段，很長很闊的街衢。那綠色的公共汽車，和紅色的三輪車，載滿了四方的人，風馳電掣般往

來在道上，顯示着蘇州都市的復興，清輝以後的繁榮，令人感到興趣而驚異哪！

在馬路邊緣的綢布肆，服裝鋪，百貨店，陳列着各種輕綢薄紗，五顏六色，鮮豔奪目，點綴了都會的宏麗。觀前街上，玻璃櫥裏，擺佈着最新時新的物品，綢緞，皮鞋，化妝品；隨時聞性而掉換着的秋裝，冬裝……隨空出世而掉換的舶來物品。國產用品，一對對的時髦男女，扶着手，挽着臂，在陣陣抑揚頓挫的音樂聲中，進進出出，快履大包，提着小籃，樣子有點兒驕貴，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氣概！在號稱「風化區」的北局一帶，那些樂舞廳，皇后啦之類的大飯店，大旅館，又如雨後春筍般，接二連三地開張起來，新亞啦，味雅啦等等酒樓，咖啡座，都是酒綠燈紅，金碧輝煌，使人有些頭暈目眩，菜館裏嚼着美味可口的菜肴，飲着醇醇清冽的旨酒；旅社裏，又是門庭若市，夜夜客滿，富麗堂皇的開明大戲院，開演機關佈景的連台好戲，大光明，蘇州幾家老牌電影院，放映着嶄新名片，老是擠滿了各階層的民衆，四五層的黃色大廈——蘇州百貨公司，顛巍巍地矗立在北局中心，排列着日用的百貨商品，價目劃一，老少無欺，打破了姑蘇千百年來相沿成習的「殺半價」慣例。

一點點，一個星期內，每家門首總得有二三隻馬桶安置着，一、堆，一排排，從近遠，一、無際，真似廁所馬桶陣中。倒，刷，沖和浪的水聲，伴着氤氳濃厚的臭氣，在空中發散着，振盪着。這一股隨氣流而飄忽的味兒，把一片清淨無垢之土，攪得一個不亦樂乎？還是「天國」現象？真是從何說起！

玄妙觀仍舊保留着幾千年封建思想的陳跡，寂靜地站在那省會熱鬧中心的二清殿，一班燒香佛的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地做着迷信運動的工作，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看了真使人發噁！東西兩脚門邊的人行道上，蓋滿了小小店肆，吃的，叫的，看的，玩的，用的，樣樣齊全，色色俱備。尤其那些所謂五芳齋，六芳，七芳，八芳，太芳齋等小吃舖，雖然油氣薰天，不可嚮邇，可是堂裏座位却老是讓顧客坐滿着。

在這兒，茶館是特別的娛樂場所。記得曾經涉過訟的「閑話揚州」上說：揚州人「上牛皮包

江南爭說鄭洪年

利華銀行，一堂風雅。

一介

水」，「下午水包皮」。可是在這兒是整天底「皮包水」。上至紳士，公務員，教師，少爺，小姐；下至包車夫，睜眼占肚的流氓，白相人提鳥籠的閒漢之類，都得到這裏消磨時光，談談國事，說說家常，東家盜劫，西鄰姦情，那個女性漂亮，那個男子宿娼；……耳聽無線電裏的熱鬧，說書先生的精神。噲着烟捲，顛着脚槓，真是廉價合算，好一個消遣場所！個中如吳苑，三萬昌，品航等茶寮，不論風雨雪落，每天高朋滿座，生意興隆；近來又平添了上海分設來的大東茶室，雖云濤暑乍褪，秋熱猶烈，還是覺得優閒，聊天解悶，呷盅清茶，沁人心脾，若是愛聽書兒的，也有清歌妙曲，足以怡情；

在最近的新中國晚報附刊夜都會上，有一首賀鄭洪年新任利華實業銀行董事長的賦！

一揮毫四壁淡生烟，餘事從商銀似泉；應是理財推老手，江南爭說鄭洪年。

這詩竟引起了我很深的懷仰，鄭老的書法，早已有口皆碑，所謂「四壁生雲煙」，不錯，但他老本不肯爲人作畫，除非認得的人去求他。現在，他是從商了，然而，與其說「從商」，不如說同求他的墨寶一樣，人家去求他出來的。因爲他的生平，有着輝煌的史迹，他做過財政次長，理財老手，也是不錯的，可是他的地位上並不因理財而高，他的道德文章，真和韓昌黎差不多，學者，如象犀之拱北辰，長暨大很多年，桃李門牆，自然滿江南的「江南爭說鄭洪年」，也如吳中的「團扇家畫放翁」呢！

他的出任利華實業銀行董事長，可知這這銀行的創辦人也都是「雅骨」了。總經理四西曉，副經理蕭一瀾，（原名仲瀾）也曾經是「林一中的入」，「理沈夢」，「理沈夢」，「理沈夢」的才辭相當好，還有聖之齋，孟力平，也寫得一手好字。

江南爭說鄭洪年。我把他再加一個註脚：「利華銀行，一堂風雅」。

文化街

莫奈

所謂「文化街」者，並非真談這條街的滄桑，實際上只談這條街上，過去和現在在的幾家書店，（有幾家雖不在這條街上，我也得帶提及的。）而且這幾家書店，我也只限於用過新文藝書壇的文壇上有密切的關係，本來我想稱作「文藝出版商」這名稱似「今昔」，或者比較得切台一些，但「文藝出版商」這名稱似乎不六通俗，而且也太帶銅臭氣味，所以就改用「文化街」了。

還有這裏所寫，都是憑我個人記憶所及，難免有錯誤遺漏；如有得罪出版商之處，更要請他們多多原諒。這算一些前言，以下才是本文。

一 從商務說起

商務印書館原是我國出版界的老大哥，創辦於光緒二十三年，至今已無有四十七年了。牠於民國十一年，就先把「小說月報」改革起來，專載新文藝作品。中國之有純粹文藝志，可說以牠為首創。畢竟老大哥辦事，總能趕人頭陣的。接着牠們就出「文學研究會叢書」，小說，詩歌，戲劇，理論都有，截至一二八止，已有近百種樣子。第一種是葉紹鈞的「隔膜」，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據我所知，好像也是中國第一部個人的短篇小說選集。但商務自一二八以後出新文藝創作書籍却不大了，「小說月報」既不復刊，文學研究會叢書也遲遲復過遲，方才再出了一套。而別種文藝作品，收印却是很少。只有一套「世界文學名著」，倒是收集頗多。不過這也不是整齊計劃的出版，乃是隨收隨印而已，所以內容零雜，其可稱為名著的還是很少。直至這次一二八以後，他們簡直不出一書，文藝作品更是連輪的了。

二 中華與世界

中華與世界，現在是與商務鼎足而三的大書局。中華創辦於民元，世界創辦於民十。說到出新文藝書籍，那兩大書局實在有些「慚愧」？（？）的原因牠兩大書局，早年都出過幾種蝴蝶標的小說。中華書局以前雖也出過「詩一與「戰刺」的文藝刊物，但都都零碎，直到民國十八九年，方才由徐志摩主編了「新文藝叢書」，創作與翻譯並全。不久他們又出「現代文學叢刊」，「世界文學全集」，而後者計劃尤為偉大，可與商務「世界文學名著」媲美。可惜戰後他們也不出書，這計劃已無從為之實現。

至於世界書局，直到「國」末年時候，出了一套「八時代文藝叢書」，由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編。以前他們雖也零星碎內出版，却總還是把「國」恨水，釋小書，不肖生等小說著作主要出版的計劃的。

三 泰東與亞東

泰東圖書局與亞東圖書館，在文化街上現在已沒有他們的蹤跡了，想起來真使人覺得惆悵。記得自己還在中學時，拿了教科書外，最喜購的就是那兩家新書，泰東那時專出版創造社的雜誌和叢書，像「創造季刊」，「創造週報」，郭沫若的「女神」，郁達夫的「沉淪」等等，我幾乎每出必購。只是他們印刷不大講究，似乎專在生意眼上着想，只要有銷路，就懶求改良，以致後來與創造社鬧翻，不再把作品讓與他們出版，因此情形每况愈下，只專買舊書；起初每逢星期日半價，後來甚至天天半價。那時創辦入趙南公，據說已發足了財，索性把書局收歇，不如此出版事業了。

至於亞東起初專出版標點舊小說，像「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之類，前面都有胡適等的考證文字，使我們看來，耳目為之一新；而且用新式裝訂也較從前線裝一本一本的來得方便。此外也出了許多新文藝書籍，尤其其將光赤的早年作品，都在他們那裏出版。他們館址本來在廣東路，後來也移刊福州路中市，可惜事變以後，他們也無意而收歇，將存書託求益書社經售，可是到了現在，已經有售無書了。

四 光華與現代

光華與現代兩書局，都是專出新文藝書籍的。光華創辦於民國十八年，主持者為沈松泉，張靜嵐，盧言三人。他們就是繼泰東之後，出版創造社同人作品的。第一本好像郭沫若的「文藝合集」。後來也收羅各方面作家的作品。尤其對於無名的小作家，他們也接受出版，比之迷信像主筆的老書店，實在高明得多了。可惜後來沈松泉眼病纏身去職了，漲聲也無形中退出，由張靜嵐來接辦，情形也就漸漸壞了下來，終至全部紙板，抵實於大光書局，由該書局翻印出來，也像一折八扣的買法出清，可謂意想不測之至。至於現代書局，創辦於民國十六年，好像與光華的張盧也有關係。出版書籍也多創造社一派的作品。後來又大加擴充，改為股份有限公司，自設印刷廠於海寧路，推洪雲帆為經理，同時出版雜誌，「現代小說」，「大眾文藝」，「拓荒者」，「南國月報」四種之多。可是因提倡青島文學！結果為當局所禁止，而改出「現代文藝評論」與「前鋒月刊」，都是由當時黨部派員主編的。但「前鋒」一報，也就停刊，繼之而起則為「現代」，頗為有聲有色。可惜好景不常。洪氏病歿，書局就呈衰暮之象。後來一度由汪某接辦，但因不尋經營，不久就宣佈停閉。而書藉多為復興書局所翻印，也當一折八扣賣了，其情形正與光華相同。

上海為背景之說部

鄭逸梅

(一) 海上花列傳

作者韓子雲，為人風流纏綿，旅居滬上甚久，曾主報館筆政，所獲筆資，悉揮霍於花叢，閱歷既深，舉凡青樓中人之孤媚伎倆，乃洞燭無遺，因撰是書，書中人物，大抵皆有所指，且用吳儂軟語，如嫵媚之類，皆有音無字，故以排音之法成之，在六書為會意而兼諧聲，惟吳中人讀之，頗合口胃，他省人則不能盡解也。

(二) 海上繁華夢

談瀟室隨筆謂：「專寫妓院情形之書，以海上花為第一發見。」此而作者

為海上繁華夢，著者上海孫玉璧君家振，不家素豐，少時獵豔尋芳，大有杜牧揚州之概，當筵買笑，揮霍甚豪，故曲院名花，無不歡迎恐後，孫君又自創笑林報館，青樓中人，荷色藝有節之可取，必極意揄揚之，出墨池而登雪嶺，枇杷門巷，多有因此而驟獲芳譽者，自是閱歷數十年，鄉頭之責，不下數萬。家由是中落，書中謝幼安，即孫君自況，桂花香為君所娶之婦人也，美人名士，儂輩皆體稱之，無奈圓月不常，好花易謝，要不過年，姬即香消玉殞，孫君悼亡之後，著為此書，其用意存警醒癡迷，與海上花相同。海上花以經蕪勝，繁華夢以明快勝，殆異曲而同工也，書中於局騙賭博諸事，尤其發揮無遺，少年人讀之，或可有警悟，此則孫君之用意，與導邪誨淫諸書，固不

可同日語也。

(三) 上海春秋

吳門包天笑前輩撰，民國十三年首版，初集二十四，續成二集二十四，著者發言云：「愚僑寓上海者，將及二十年，得略識上海各社會之情形，隨手掇拾，編輯成一小說，曰上海春秋，排日登諸報章，積之既久，卷帙遂富，友人勸即行單行本，乃為之分章編月，重印出書」，蓋初時為不分章回之長篇小說也。

(四) 歌浦潮

海上說夢人朱瘦菊著，民國十年首版，計一百回，續成新歌浦潮，周和鵬序云：「吾友海上說夢人久居海上，窮數載之力，探幽索奇，讀得其奧，斯有歌浦潮說部之作，又窮數載之力，而始成於成」，王鈍根序云：「海上說夢人，漁瀟灑，愛父游，多聞上海社會詭秘之事，用筆筆之於書，自是篇小說，名曰歌浦潮」，蓋其平心以廣陵朝，盛名，說夢人乃仿其體例以為之，最初登於紅雅

志上。

(五) 九尾龜

描摩海上花事之小說，以九尾龜為最上乘，蓋九尾龜之作者，有胸襟，有感慨，有本事，兼有文才也，此何雁序九尾龜之語也，全書以章秋谷為骨。即作者漱六山房張春朝之影子，後復續為二十五集，作者自云：「以三十集告大結束，為寫海上花事之巨著。」如張園墨團青蓮閣靜安寺等，俱為書之背景。

(六) 甲子絮談

是其亦出包天笑文手筆，記甲子江浙戰役，而緯以上海社會中種種可驚可歎可笑可憐之事，描寫深刻，筆力直透紙背，凡二冊，二十四回。

(七) 如此上海

駱無非對於上海社會淫邪如惡之事，所知極詳，以一因荏苒而滯滯之鄉富為骨幹，復插寫以白豬大慾浪子蕩婦之歸史秘聞，而於花柳場中之露水因緣，離合怪狀，如燃犀鑄州，無微不至，凡二冊

殺董其昌

白駒

距上海西南鄉四十里之北橋鎮，其東市有廟額曰金山，祀靈光，漢書稱光不舉無術至其政績，生前威權震主廢昌邑力贊，參乘時使宣帝心常懼，致身後遭廢之慘，不知何以千百載後期食是鄉，憶董年時及見屏風一座款署其昌，父老相傳為思白真跡，考思翁書法酷肖李北海，趙文敏，筆畫尤為時流所重，願其行誼卑劣，大不齒於鄉人殊足為白圭之玷，明季仕紳，本極專橫以魚肉鄉人為能事尤以對田租一項，橫征暴斂，無所不為，董之子某，更把持地方官吏，強佔人之美屋良田，不可勝記，遇有不合，願指官府，押入牢此，致激鄉人公憤，會歲歉，竟召一若要白米強，須殺董其昌之呼聲，一時圍而集者數千人將董氏之大廳房屋，探卸一空，思白赴南京上訴，械聚數百，戮數人，而董氏終傾其家，與虞山使降靈樓，後先一體，皆犯衆怒有以致之也。

上海史話

距上海西南鄉四十里之北橋鎮，其東市有廟額曰金山，祀靈光，漢書稱光不舉無術至其政績，生前威權震主廢昌邑力贊，參乘時使宣帝心常懼，致身後遭廢之慘，不知何以千百載後期食是鄉，憶董年時及見屏風一座款署其昌，父老相傳為思白真跡，考思翁書法酷肖李北海，趙文敏，筆畫尤為時流所重，願其行誼卑劣，大不齒於鄉人殊足為白圭之玷，明季仕紳，本極專橫以魚肉鄉人為能事尤以對田租一項，橫征暴斂，無所不為，董之子某，更把持地方官吏，強佔人之美屋良田，不可勝記，遇有不合，願指官府，押入牢此，致激鄉人公憤，會歲歉，竟召一若要白米強，須殺董其昌之呼聲，一時圍而集者數千人將董氏之大廳房屋，探卸一空，思白赴南京上訴，械聚數百，戮數人，而董氏終傾其家，與虞山使降靈樓，後先一體，皆犯衆怒有以致之也。

戲家筆像

曹禺

在話劇界中，編劇的作家雖然不在少數，但却很少扛鼎的力作。在劇作家中比較後起，初次露面就一鳴驚人地顯出了他輝煌的成果，使中國劇壇平添萬丈光芒的，是曹禺。

曹禺並不姓曹，他的真姓名是萬家寶。今年還只有三十多歲年紀。他所創造的劇中人物的對白，非常漂亮，乾淨，俐落，但他自身給人的印象，却很不漂亮，終年穿着一件藍布長衫，戴着一副玳瑁邊眼鏡，完全是一種鄉曲的姿態。他的身材極矮小，瘦削的面孔，清癯的體格，和洪深沈魁梧的模樣恰好成了個鮮明的對照，可是誰都想不起這矮小的青年人筆下，竟會創造出「雷雨」「日出」「原野」那樣光輝的作品來，使得劇壇前輩田漢、洪深、歐陽予倩諸氏都為之失色。

曹禺在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代，對於話劇很感興趣，當時留美戲劇家張蓬春正在南開任教。曹禺得了他的指導和訓練，在戲劇知識上獲得不少益處。後來從南開轉入北京清華大學，這時便開始嘗試編寫劇本，常常把歐美名劇的精華，譯成中文發表。

離開清華以後，他曾一度參加「清華大學留美庚款生考」，擬赴美留學，專攻戲劇科。可是，不幸得很，考試的結果，竟爾名落孫山，不得遂他的志願。不過他並不因此灰心失望，反而更加努力從事於編劇工作。終日用着精細的眼光，深刻的觀察和認識自身周圍以及整個社會層的情況，寫成了他的處女傑作「雷雨」。

「雷雨」一出現，便受到輿論的一致讚美，獲得最高的藝術評價，更因這劇本的富於吸引觀衆的呼聲能力，各職業劇團爭相排演，成了國內演過次數最多的劇本。曹禺受了這鼓勵，便再接再厲的寫成了「日出」「原野」，每部演出，無不飽受歡迎，而他自己的聲譽也就播揚宇內了。

不久，他自北南來，任於金、沅等主持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造就了不少新人材。戰後他即赴內地，在四川江安國立劇專執教，一直「四五年之久，最近纔回離劇專」，入重慶北復旦大學任外國文學系主任，所擔任的課程為「戲劇選讀」「英國文學史」等。在此期內，他又接連發表了好幾個劇本，如「正在想」，「蛻變」，「北京人」等。不久以前，他又把巴金的原著「家」改編成劇本，據看過的人說，比吳天改編的劇本好得多了，許多人物，側面描寫，有地方為配合戲劇的高潮，更特地加入了不少新材料，對話更是非常漂亮。

曹禺除了編劇以外，還能上台演戲和擔任導演，他的演技是多方面的，能演各種性格不同的人。在導演時，工作非常認真，對小動作尤其注意。總之，在中國劇壇上，他實在不愧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

病餘

焦琴

賤軀一向是不常生病的，混雜雖然有時偶而會感到不適。我也漠然置之。而病中最利害的要算三年前的那場傷寒症，始起的時候，一點不覺得什麼，經過了一星期的潛伏期，病勢便起劇急的變化，這時的我，完全陷入昏迷狀態中，朋友們都為着我關心一醫生說：

「這是重症傷寒，看來很難脫離險境」後來不知道是一季子根未斷呢，還是命不該絕呢，我被從死神的手中奪回來，這裏是需要補充一句的，死神雖然肯放過了我，他們的代理人——「醫院」却放不過我結果不是「攪落」三千多塊錢才了事嗎！什麼保證金，保證人都要兼而有之，缺一則不行，反正那兒的門庭如市，像醫藥費，手術費，並沒有似目下最流行的黑市，已經算是他們的「好生之德」了。

前幾天，在朋友的宴會上，多吃了些冷的東西，回來受了涼，一早醒來，腦子有些昏沈沈，老毛病又發作了，情形並不見得比前次的輕，前次，一共化了三千多。照目下物價的比率算又不知要幾萬？若入的數目，依照我目下的經濟情形，無論如何不能勝任的，假使是「入院則生」，「不入院則死」，那我甯願選擇最後的一條路，因為死雖非我所樂聞，然而負債的苦痛也是不可言喻。

看，會計先生的那副尊容，即够你回味了，主意一定，還是不入院為妙，況日像我生的這種病，並不需要什麼特種器械的治療，就準進了院，最多

于伶

王易庵

于伶是江蘇宜興人，他最初用的筆名是尤說，但他其實也不姓尤，他的真姓是任，至於名字叫什麼，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也永遠保守着祕密，不對任何人說。

他的樣子，正和曹禺差不多，同樣的瘦削的面孔，清癯的體格，同樣的不修邊幅，終年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架着一副五百度深的近視眼鏡，頭髮永遠蓬鬆着，像一堆亂草似的覆蓋在頭上，說話的聲音帶些沙啞，但待人却是很和善的，充滿了真摯的熱情。

他最初在南京當小學教員，課餘常常寫些詩歌之類的東西，但却未能在文壇上嶄露頭角，他的家裏對他的希望，是進法科大學去學法律政治，將來可以做官，榮宗耀祖，所以他不久就辭去了南京的教職，裝裝北上。但他到了北京以後，並沒有如他家庭的希望進入法科，却開始投入戲劇工作的陣營，在北京，他始終過着一貧如洗的清苦生活，但他毫不灰心，咬緊了牙關埋頭努力，終於磨練得到現在這樣的成功。

可是生活的壓迫終於使他不能再在北京就擱下去，只好攜着他在學校裏結識的一位愛人王女十南下，流浪到上海來，赤手空拳的亂闖，不久他便和袁牧之，夏衍，宋之的，歐陽予倩等許多活躍的劇作家相識，又得了洪深的提攜，開始以尤說的筆名，寫了「夜光杯」一劇問世，不幸以環境關係，此劇在上海未能演出，但他在劇壇上的名聲和地位，却由此劃奠定了。

戰後，他忽然棄去了尤說的筆名不用，改以于伶的新筆名和上海劇壇人士相見，先後刊造了「夜上海」、「女子公寓」、「花濺淚」等優秀劇本，博得觀衆的熱烈歡迎，一方面便和阿英，李健吾，許幸之等主持青島劇社，青島解散以後，上海劇社又緊接着組織了起來，于伶也是一個負責的中堅人物，在上海劇藝社中，他曾編了「女兒國」、「大明英烈傳」等幾個劇本，雖然並不個個都是佳作，但在荒蕪的上海劇壇上，却已經是難得的珍貴收穫了。

不久，上海劇藝社因內部發生糾紛，宣告改組，于伶却不聲不響的攜着劇藝社的女演員柏李往香港一跑，度着雙宿雙飛的甜蜜生活，不管他的太太王女士和子女們怎樣啼苦，終不能挽回他對柏李的愛心。在這一點上，有人認爲于伶的性格是殘忍的。

香港戰事發生後，于伶便又攜着柏李往桂林跑，因爲當初在上海時他曾因一點小小的意見和歐陽予倩發生爭執，結果竟告反目，而當時的桂林的劇壇却是歐陽予倩的天下，所以他在桂林頗不得志，不得已只好跑到重慶去，和金山王瑩等組織劇團，演出曹禺改編的「家」，據說賣座的成績很好。同時，他和柏李的愛情結晶品也出世了。

也不過多認識幾位看護小姐而已。

病盡管可以生，辦公室裏的簽名簿不可以一日沒有我的名，簽起字來腕柔無力，幸虧我的工作是有伸縮性的，好容易換過了，幾懶懶頭，連忙坐黃包車回寓所，下了車，好像一個喝飽了的酒徒，搖搖擺擺，兩隻足不自主地顛抖着，難道我剛從摩天大樓中買醉歸來嗎？生了病還得不到休息這不是牛馬而何？然而又有誰來管你？

在平時，黃包車和我無緣，因爲天生就的兩條飛毛腿，老遠的地方，總是喜歡跑，這次可不行了。本心從寫字間到我的寓所電車不過短短的兩站，便可達到門口，車票也不過四毛錢，可是，經黃包車夫們的漫天討價後，立刻七元，八元，甚至十元。病體蹣跚，不由得你不坐，統計這次的病，車資比醫藥費還要高出兩倍，大概這是平時不大和他們來往的報應吧！

有些人以爲一天忙到晚，病在牀上，倒可以享到一點清福，這話真是從那裏說起？單就少家之累的單身漢來說吧，連探問的人也沒有，反之呢？家人妻子，終宵覘視，「增一分則憂，減一分則喜」，那又有什麼清福可言。

是不是每一個詩人都需要「瘦」，當不見有明文規定，然而詩人是「瘦」的，差不多一般人的想像是這樣，至於瘦的條件，自然睡不了病，假使一個人能够一病再病，病到瘦骨盈把，自然會合乎詩人的條件。那時，啣起了舶來品的烟斗，把拉丁字母疊起來，再加上所謂「靈感」悠游自在，寫出了得意的詩篇，十足一個「靈感派」詩人，可惜我這次的病，並不消瘦了多少了而這次病後，不知道隔了多久，才會再病做詩人已是沒有我的份了，病幾病我！我懶無已。

八德解

唐文治

孝

人生天地間，以孝親為第一大事，試思身從何來？莫非父母之賜，凡人受一飯之恩，尚且報稱，而况自初生至於長大，至於成人，不知費父母幾許精神心血，而可不思報乎？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之年有限，人子之報無窮矣！孝經一書，以不犯形體為始，以立身顯親為終，後生小子，其勉之哉！

悌

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兄當愛弟，弟當敬兄，斯之謂悌。比如手足之相扶助，枝葉之連屬無間，故就大粗迹而言之，遇食則宜退讓，行路則宜肩隨，析產之時，不可爭田宅，患難之際，尤宜同死生。禮讓而求之，昔周公作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孔子曰：「兄弟怡怡」，又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其於悌道鄭重為何？知彼視兄弟若路人者，能無疚心乎！

忠

忠，難易，境有順逆，惟以一念之精誠貫徹之，則難者見為易，逆者見為順，金石可開，豚魚可格，是何道乎？曰：「惟忠。」原夫忠之一字，解者專指事君而言，實則範圍甚廣，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孟子曰：「教人以道之志。」左氏傳曰：「思利民，忠也。」其指歸不外盡己之心而已。天下萬事之敗壞，皆出於不誠不敬，而因忠之。忠，誠者也，忠之本也，人能實實無妄，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不委責任於他人，斯可與言忠。

信

以字義而論，信字從人，從言。可知人無信用，不成為言，即不成為人也，近世欺罔成風，無所不至，論者遂謂言國之信用不。嗚呼，可痛哉！豈曰孔子言信，又曰：「八而無信，不知其可。」又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四書五經中，言信者不一而足，吾國古時，重信如此，偽與保適相反，人有信則其心平，作偽則其心死，信與偽之界，生死之關也。

林曼與雷綠苔

歐特培

母與子

男子們高興着在這樣地談論。而那母親在這時走出去了，先到家前，把兒子找尋，是他平時所愛坐的地方，那個石造的凳。待她在那兒沒找到他，她又到馬房去瞧。看是否對那匹最愛的牡馬在自行長草，那是從仔馬時買來，他不會讓別人照料。男僕却回答說：「他是往園子裏走去了。」母親便又匆匆地穿過那有中隔的長庭，離開了馬房和那建築得很堅牢的倉庫，走進了園子來，那是遠遠地達到市鎮的城，她在園子中走過，一面欣喜着花果之向榮，梨子樹結着了梨子，林禽樹結着了林禽，撐着極枝的木樁有些傾斜，順手去扶正；在生繩蔥尤的甘藍上又檢去了幾個螟蛉；因為一位勤惰的婦人連一步都不好空走。就那樣地她走到了那長長的園子的盡頭，走到了忍冬所蓋着的涼亭；兒子依然沒有，向園中四望也和來時一樣毫無蹤影可求。但只從涼亭開出去的那道小門是斜着，那門通過了城牆，是由於金獅館的先祖，那尊嚴的市長，在先年所得到的特許。於是母親便匆匆地步過了那乾了的城壕。

那兒有一圓的葡萄園圍欄堅牢，接續街道。地勢形成斜坡，滿面都有太陽的光照耀。她登上了那斜坡，一面欣賞滿望的葡萄，葡萄子的累累在碧葉下已經是不能掩單。高朗的中等寬的曲徑有枝葉覆蓋而多陰，人們使用着天然石作為步步登高的梯磴。有「孤特奕德爾」與「姆時加特勒」(七七)垂在一邊，色作紫紅而結成極其特殊的巨大的簇團，都是辛苦的栽培，以供賓客的食後之加餐。但是別的葡萄園却由五六枝的葡萄所蔓，所結的簇團較小，是製造上等酒類的資源，就那樣登着斜坡，已在欣幸着秋天的景況，在那收穫祭的時節，這地方上是歡喜若狂，葡萄的簇團摘下，汗水絞出向桶裏滿裝，到晚間來四處都響亮着，有花砲在點放，四處都在慶祝着豐收，相互地上壽稱頌。但她走着沒有停，叫了她的兒子兩三聲，但只從城頭的塔頂送來聒耳的回應。找尋兒子的事情，還在她是從來不會有過，他不曾遠離過她，要離開時都要向她先說，免得他的慈母担心，怕自己遭着什麼奇禍。然而她依然在期待着，在路上是總可相遇；因為葡萄園的上門下門都開放着沒有閉，於是他又步進了小山脊上廣被着的田地，迤邐着的都是自己的地面。心裏又在歡喜，看見自己的稻梁和慷慨地贈予的種子，頂着金黃的穗子在黃昏的地面了。

她在田中間走過，看見了那處小山崗上，那株巨大的李子樹屹立在人行小道之旁，那是境界樹表識着自家的田園的封疆，樹是那棵栽的，沒能知道，它在這個地方，棲葉廣佈，而且以結實之多而四處名顯。在它的樹陰中割稻梁的人們用其午餉，放牧的人們也息在它的陰裏看守着牛羊，在那兒他們可找着石造的堯和一片草場。母親沒有錯，她的赫曼正是在那兒打坐，坐着手撐着，遠遠地望着對面的山崗，他的背朝着母親。母親悄悄前進，輕輕撫着他的肩頭。他迅速地轉過了身；她看見有汪汪的眼淚充滿着他的眼睛。

「媽媽」兒子幾乎爲情地說：「你駭了我一跳」。這情操卓越的青年，連忙把眼淚揩乾了，「怎的？你在哭嗎！赫曼？」母親也幾乎爲情！「我不曉得你在哭，你是從不會哭過的人！你說吧，是什麼使你傷了心？是什麼情景，使你一個人到這梨樹下坐看眼淚紛紛？」

卓越的青年振作起來，向他母親回答：「真的，凡是沒有心肝的人，他不會明白那在目前逃着難的那些難民的困厄；凡是沒有頭腦的人，處在這樣的時代，無不關心着自己的平康，祖國的安泰，凡是我今天所見所聞的，都使我悲傷；因此我才走了出來，看這美好的園場，這殷實的小丘上眼前環繞着的風光；看這些金貴的結實把穰圍垂向地上，

那東萊的藍白彩旗，那
啊！但是，敵，是襲擊了那條萊茵河流，雖是天塹，然而呀！那暴雨般的勢頭，在那驚人的民衆之前山河等於沒有！他們是從四方八面猛烈地聚集龍來，把青年喚在一道，把老年也喚在一塊，不顧死活地往前奔；一屆又是一屆。啊！只要是個德國人怎好在家裏久呆？不想吃立起來去抵抗那襲來的患者！媽媽，我對你說吧，在今天我真是後悔往回市上募兵時，我免了兵役真不該。是啦！我誠然是個獨兒，而且又有家財，家財既大，而我們的營業又是佔便宜；但是我與其在這兒呆着受難做奴才，衝到前線上去抗敵，豈不是更加痛快？是的，精神向我命令，在我內部的胸心滾湧着，要爲祖國生死的勇氣和熱情，我要對於別的不同胞不垂出一個典型。真的，德意志的青年應該是萬衆一心，協力衝上國境去，以免得落後於敵人。哦，他們是不可把這美好的土地來踐踏，在我們的跟前破壞我們地方上的收成，不准許他們男子對於我們的姊妹姦淫！看呀！母親，在我最深的心底已經決定，凡我所認爲正確的，我要立即着手實行，因爲過於思慮，反會找不着至善之門，你聽吧，我的母親，我是決不再回家庭！我要從這兒一直走進城去參加戰爭，把我這手槍和發達心向祖國獻貢。到那時父親總不會說，我，太內德，胸中沒有名心，一點也不想上進！」

陳雲裳婚後

· 怡怡 ·

● 蜜月旅行 · 在杭州西湖 ●

影星訪問

暑氣全消了，秋高氣爽的季节，逗起我去訪問一代紅藝人——陳雲裳的動機。我鼓着勇氣，提着照相機，在居典爾路上振奮着步伐，尖銳的目光，在注視着那一所別墅似的新房，正是一個退休大明星的歸宿。

緩緩地，我走進矮式的圍牆，兩邊冬青樹排列着，顯得壯觀，紅花綠草，又是分外美麗，走上石階層，很想闖進去，未免覺得冒昧了一點，就照例當公事，遞上一張「名片」。對用人說：「傳給你們的小姐，因為這『稱呼』，是看『環境』而改口，居典爾路別墅原是陳雲裳私人住宅不過現在是改變面目了。

「你們小姐在家嗎？」我一面在遞名片，一面在笑問着：「噢慢着，請等一會，我進去報個信」，這一個廣東拖褲子的娘姨，非常懂禮貌的回答我。「先生：請進！我們小姐正在家」，她沒多就擺，就帶回首了。

我這剛跨進客廳裏，陳小姐已站起來微笑招呼了！她非常殷勤似的，歡迎我這一次的訪問，「爲彼此本來是相熟的。」

「今天我比較有空，你來得也正在機會上，不過：桌你步了！」她始終是謙虛和善的樣子如開我進場說着：

「這是我的幸運，能一點兒不困難，很順利的會見你，要是當你結婚慶祝的一夕，突來瞻仰你做「新娘」的儀度，比「登天」還要難」我一面還笑着。

「前次招待不週，抱歉得很，知我者，都能原諒的話，我心就安了，」她表示向一般親友請求原諒。

「陳小姐。婚後生活，一定是實現理想中的「美滿」了？」

「結婚原是人生一個「平凡」的階段，沒有什麼深文大義，祇不過是「生命史」上值得紀念的另一種環境的特寫，我的「理想」生活，不完全是婚後度過，她連連吞着：

「陳小姐新婚以後對於「從影」興趣，還同過去一樣嗎？」

「我始終就沒有忘記了「電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之酷愛「電影」，從幼年起，一直到現在，由香港來上海以後，我有一時期，在電影圈中彷彿度過了幾個不同的人生，她好像很有口才，善于辯論，辭令又圓滑多了，她微笑着。

請問：「陳小姐能否告訴我一些對湯卜翰先生的戀愛過程史？嗚恕我還冒昧的口吻，我故意裝着膽小。

「談起湯前「羅曼史」問題，決不是一個難

題目，我很坦白，很赤誠的告訴你，我們「相戀」乃至于「結婚」，僅是短促的一個年頭，因爲彼此志趣相投，「意見」相合，精神上的安適，情感上的聯繫，使我們「結合」的可能性，對於我這一個突擊問題抱着絕大興奮而從容答

：「陳小姐什麼時候再接近「開麥拉」？水銀燈生活覺得怎樣？」

「我之「重返影壇」，隨寺隨地也可以實現，沒有固定的時期，我喜歡「開麥拉」的角，又喜歡「水銀燈」的光綫美，我三年來的從影生活，自命在平凡中「閃過」了。對於「開麥拉」有了孩子，對於「開麥拉」的「開麥拉」了，假使一旦怎樣呢？」

「我在「開麥拉」的「開麥拉」了，假使一旦怎樣呢？」

「我在「開麥拉」的「開麥拉」了，假使一旦怎樣呢？」

「我在「開麥拉」的「開麥拉」了，假使一旦怎樣呢？」

「我在「開麥拉」的「開麥拉」了，假使一旦怎樣呢？」

影壇一週

包怡之

華影公司近有偉大計劃發表極製五部歷史性古裝片。「紅樓夢」已經開始籌備外尚有「珍妃」「秋瑾」及彩珠墮樓古色古香之故事產生劇本會議再度磋商後即將支配陣容

「生死劫」外景隊大功告成矣岳鳳表示滿載而歸舒適岳鳳略見消瘦乃灰塵僕僕不無辛苦也近已開始配管剪接工作製片部已挑定于本月廿五日起在大光明隆重獻映

「千里哀鴻」此行外景隊陣容相當輝煌高占非冀秋霞王乃東嚴俊四星聚會以外尚有臨時演員加進先至蘇州再到揚州約兩星期攝竣返滬雙十節可與觀衆行見面禮

美人圖開拍揚小仲陳雲雲雙料導演同時報到女主角白虹健美不減當年試着新裝水銀燈下分外嬌艷該片開拍加快速度完即重合鑄鑄呼聲應白屬鋪上添花

恩怨分明雙李合作爲當今銀壇佳訊堅強陣容中有周起裴冲加進周起飾演官商賈裴冲扮演實唱戲人李麗華實唱姑娘內插曲多支婉轉動人清脆悅耳

少女型陳娟娟近來流年不利自「秋之歌」以後很少機會在銀幕上露臉最近又遭婆婆重病之意外故雲娟心中焦慮萬狀心緒不安因娟娟孝義可嘉婆婆一病則憂形于色

韓蘭根離業任瘦西湖食品公司經理但有名無實終日爲拍戲奔走一切店務本託股股管理近來胖翁又分身乏術故由學生梅春每日報到料理雜務

傳周曼華乘影從劇不確文逸民編導之錦繡前程陣客已佈置就緒因爲女主角毫無異議即將開講劇情開劉瓊脫離銀幕亦屬無稽但客串導演聯誼「香妃」是事

聞目前影壇四位紅小生願也魯黃河嚴化呂玉波近日生活程度日益高漲會聯袂要求公司當局改善待遇增加津貼最近願也魯演「恩怨分明」黃河演「美人圖」嚴化演「快樂天使」呂玉波演「秋海棠」

小味李麗華近正在新片「秋海棠」中受不白之冤以羅湘綺名門閨秀之身驅遣置司令(仇銓飾)怒目圓睜揮以老拳李麗華心扉跳動孔素白表情逼真小味大喊「吃不消也」

從影十年的一劉瓊

劉瓊的父母

劉瓊被人譽爲中國的泰隆鮑露，是够榮耀，自然他不會是泰隆鮑露，這不過是一個假說而已。在現今的上海戲場，劉瓊的地位，聲望，無遜於高占非，而演技的出神入化，更駕而上之，也許劉瓊的值得驕傲者，也在此。

▲歷史應該從頭說起：

在未入電影界以前是一個大學生，他的爸爸是湖南人，他的母親，却是離上海不遠的姑蘇人士，以他父母天賦的壯健，與溫柔，才產生了這樣一位，赫赫馳譽影場的響譽佳兒。

加入聯華公司，是他從影的開始，這是由於金鏡的介紹，所以他與金鏡的情感是挺好的，而他在作風方面，演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金鏡的影響，就是問他自己也不會否認。

後來在新華，金鏡，劉瓊，吳永剛，便以三勇士的姿態出現。

與嚴斐結合

劉瓊的認識嚴斐是在電台上，那時嚴斐還天真得很呢，祇是一股傻氣。金鏡愛上了野貓王人美，因爲王人美粗野，活潑，劉瓊居然也依此而選擇了對象，嚴斐對於未來大明星的風度翩翩，早有愛意，於是兩人很快的結合了。

上臺演出，毛羽著的「黑歌」有一對夫婦，便是嚴射他倆的，寫得維妙維有，他自己看了，也會

劇壇漫步

秋 水

回到鄉下去了一次，此去並無重大任務，祇是例行的省親而已。所以去也匆匆來也匆匆，養身修性，一直便沒有體會到。因之還祇能「漫步」下去，也許這也是屬於沒有辦法的一種吧！

閑話少論。

· 淘金論 ·

生長在中華民國卅二年的上海人，寧是不通生財之道，那人可以目之為天字第一號大傻瓜，「清高」之類的好名詞，也祇有書獃子才會承受，被騙得油水都給剝

削了去。

從前，劇壇上的八大都好套假面具，現在也許還是如此，總而言之，劇壇上的正統人物，無論演員導演，編劇等，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說顧爾君北上是淘金，說李綺年帶了一批人馬到南京去是淘金，那末石揮等堂而皇之的到北平去，又為的是什麼，自然不會是淘金，因為他們都是正統劇人，也許另有理由，這裏可恕不作覆讀讀者自己領會吧，對不起。

· 唐家班 ·

唐老頭子到上海來，中旅預先籌備歡迎，儀式隆重，那一個親愛的爸爸到來，中旅團員都快慰奚似，化妝室內遍貼：「歡迎我們的爸爸」之來的標語。

中旅團也是十足的一個大家庭，唐老頭佳兒滿堂，也不枉為戲劇半勞了半世。

所遺憾的，這個大家庭，正如巴金所描寫的一樣，已在沒落的傾向者。癥結在那裏？就是唐老頭太遷就事實。設無營慧、學民一類子孫，難度艱危，唐湘青究屬女流，沒有創作的胆量與勇於嘗試。

· 節約年 ·

節約運動在川劇展開着，劇壇似乎也應該謀節約之道，與其說，現在劇壇上的一切是氣象蓬勃，毋寧說是浪費物資。

應該提出，節約的一句口號：

不優秀的戲不演，沒有排練的戲不演，愛情濫調的戲不演。

照現在上海各劇團所演的戲大都該節約不演，「演出節約」，這倒是真正需要提倡的運動。

忍俊不禁的笑起來，真的，被喚起了十年前的舊夢。藝人的結婚，也的挺發噱的，金銀穿了藍布大掛結婚，被認為別開生面，而劉瓊與嚴斐的結婚也異乎尋常。

那時，他倆都還沒有什麼錢，老劉住在聯華廠裏，鋪不起菜請親友大嚼也租不到房子，於是嚴斐把個自己的鋪蓋，搬到劉瓊屋裏，這樣他們兩人便算結了婚。

以後便是儂影雙雙，同出同進，從名義上的夫婦，轉變而為實際上的夫婦。

在上海活躍

一戰後，上海電影界，呈着極大的混亂，而大多數電影從業員，也都隨軍西撤，一時頓有人才凋落的現象。

張善琨，收拾殘局重振旗鼓，劉瓊便嶄露頭角，又加之演技神化，浸浸乎有為新華台柱之勢。

事實上，今日上海影場，除了劉瓊，實在也無法找別一個比較滿意的小生，高占非太木頭梅涿小木頭，都不足取。

· 秦彩從劇 ·

幹了十年的電影，劉瓊感到有些疲倦了，反而對於話劇，倒有着很大的興趣，也許是另有原因，這也且不去管它，總之劉瓊對於拍影戲，已唱出了再會吧的呼聲，偶而客串，自然還是可能的。

劉瓊以後的出路，是編話劇，導話劇，演話劇，預定中的香妃便由他導演。總之他，將自編、自導自演「生離死別」。

「生離死別」本來便是劉瓊的得意之作，從銀幕到舞台，定博佳譽。

從影也好，幹話劇工作也好，希望劉瓊愛惜羽毛，重視自己的名譽，假使黑暗中，也有一些光亮，寒冷中稍微有些溫暖的話，這該是劉瓊的。

藝苑見聞

錢名山

序 郝氏五姊妹畫展

郝氏五姊妹，竟然都能精嫻六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據說廿六日起假成都路靜安寺路口「中國畫苑」舉行畫展，慕潔是擅山水的，慕貞慕雲是人物，慕娟慕蓮是花鳥，而慕蓮只有十六歲，這真是難能可貴了。當然凡是「後起之秀」而必有他淵源的，五姊妹的先祖，就是詩子郝清甫先生。癸卯進士錢名山老人特為寫一篇序，謹錄之以供讀者。

華子

「蓋聞五彩成章，有錯采錦金之美，五星呈瑞，有聯珠聚舍之奇，天文人文，其道一也。郝氏姊妹，饗霞翁之孫

。肅廷兄之子，饗霞遺集，既為鳴謝正宗。肅廷親生。更是吾儕知己。最高者。門庭玉樹。而有泳絮者十一人。同即律。而指點生者居其半。繪事後素。同氣連枝。或飾畫瓦。或仿筆墨。或摹吳帶曹衣。或觀韓幹珠璣。多著益者。嬌嬌不羣。固已精研六法。推倒一時矣。考滬濱同舉集。有浣月移輝。乃五女士之一也。其而知之。已款白眉為會。含而不發。特藏黃絹之詞。是知腹有詩書。氣含風雅。原本家學。并寫大德。所以偶露丹青。便成異采。略施點染。都難仙心。雖十三科已得其全。在五女士猶其餘事。談何容易。不恨才多。高人冷色。無非筆上之花。下走無能。猶詩中之畫。」

記二南京二雪



讀了橫雲野主的女彈詞家生活素描，使我也無已于言于是提起了記「二雪之筆」彈詞的確像本刊第四期的編者語說的所謂夕陽衰柳很能接觸隨情的編者先生介紹橫雲野主是研究彈詞的前輩，也是的確的，慚愧我不過對於此道的一個門外漢，也想像來談熱鬧。當然橫雲前輩壽蕙後生而我記的够不上廣搜而是女彈詞家的一二，雖然這一二却為有口皆碑的南巷二雪——雪樓雪花。

夕陽衰柳遺家莊那首鼓盲翁的唱出是淒涼的而上海應該說是錦天繡地了，唱出的尤其是吳的珠喉，所以在紅燈下在珠絃邊沒有一個聽的人不沉醉吧！

是的誰能從紅燈么絃的外緣看到淒涼面呢！

上海是經濟文化的中心同時是遊藝的中心，彈詞屬於遊藝的一部份，有男播女播男女雙播，當然要算女播來得動人，譬如影星的歌聲，不總是在周璇不在白雲嗎？上海的女彈詞南京書場是唯一所在，至於女彈詞家呢？無疑地一致推認那二雪有一個時期我常在作座上客，二雪中的雪樓給予我很深的印象第一是她的藝可以說「爐火純青」了，每逢唱至末一個「呀——」字悠揚婉轉，似乎會撩起江南客心早飄蕩的張揚樂三匝這還是小事，第二在她的態度方面，因為她並不恃名而高，與不她對待任何一個聽客，任何時候都一臉笑臉胡蝶一般忽忽忽忽，更發出嫵媚的姿姿，據說她的一生是如雲的飄蕩上唯有飄蕩的人能夠達到精純的這道。

還有伶俐的雪花名伶上是雪樓的學妹，雪所唱冰雪聰明，我記得得當時她唱着一支滿洲國舞會經傳得盈堂位掌聲現在當必百尺竿頭更進的進步了。

為了人事的變遷，聽書的閑興，且久提不起了。但我懷念南京二雪秋風吹動江南會深切起來，並不因為我的名字中也有巧也有一個雪字。



九、可怕的蚊難

我睡不久又醒，這一次喚醒我的，不是值班員，不是隊長，是一羣討厭的蚊蟲。他們有小蒼蠅一般壯大，乃是小小的魔王。

在上海，大概要等到吃粽子的端午節後，蚊蟲和蒼蠅才能聯袂出現，可是在南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要吃蚊蟲的虧，南洋蚊蟲之多，超過了全世界的總數，近水沼的地方，還有殺人致命的毒蚊呢。有一次，一個走乏了的旅人倒睡在樹下休息，

他不會帶住宿的設備。沒有縫衣為掩護的可憐的他在毒蚊的「羣起而攻之」中犧牲了，留存而且除了浮腫的頭面外，其他肢體已殘缺不全了。蚊蟲竟像烏鴉一樣，吃完了他的血肉，而那一夜出動的蚊蟲究竟有多少，也沒有人敢估計了。

所以這裏的居民相信：蚊蟲是世界的大患，牠和戰爭同樣危險，也許這話有點真理。古代羅馬帝國的滅亡，據說並不因為日耳曼民族的蠻悍，而是因為蚊蟲抄擾了兵士的睡眠，大大減低了作戰的能力。這是笑話嗎？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清楚開鑿巴拿馬運河的成敗關鍵，倒全在蚊蟲的去留。

蚊蟲，真是人類的公敵，對於私敵，我們可以饒恕，對於公敵，決不能放過。可是這裏的土人，對於這吸吮人血的公敵，老是不抵抗，每年因了蚊蟲傳染疾病而死的，有數十萬之多。

南洋蚊所傳染的疾病，究竟是什麼？

還賬單是：黃熱病，瘧疾，骨痛病和橡皮病。

生了橡皮病的人，全身皮膚組織就被破壞了，身上有比斑癩疥瘡更可憎惡的「甲殼」，又好像遍體塗了樹膠。要是世界上有相等於大癩瘋的可怕的疾病的，這就是橡皮病了。——蚊蟲與人類苦刑

是何等的殘酷？

醒來後，我燃了三枝蚊香，一時網霧繚繞，蚊蟲暫時退出了「戰場」，我又細細掩上了透帳的空隙，鎖了進口，再把殘餘的頑固的小東西，一一殲滅了，才放心倒頭再睡。

謝謝上帝，但願我們安全無恙，勝過了黑夜，勝過了蚊難，也勝過了明日的鱷魚的惡鬥。

十、羅羅葛河

「杭——漢伯伯——嘎——」

「杭——漢伯伯——嘎——」

一支小小的遊獵隊又出發了，上人們的頭上，頂了一個一個大包，哼着莫明其妙的曲調日歌日行，歌聲此應彼和，雖然單調簡易，還不十分討厭。

不久，羅羅葛河已在望了，其時我們只走了一小時的路程，這河安靜地躺在森林的左邊，離我們不到半里，從漸漸稀疏的樹林中向牠眺望，只見河面上浮着模糊的霧氣，我像一個久渴待飲的人，急急越過隊伍的前面，一口氣向河奔了過去。

才走出森林，這世界就特別明朗起來。

那溪河被一埠很低地蓋在水面——的濃霧籠罩了，我僅能望見那些類似蘆葦的水生植物的梢子，和兩岸矮樹叢所結成的黑影，我自腰以下，半個身子，彷彿埋沒在一種異樣的白棉堆裏，於是心頭飄起一些虛渺的想像了——我不敢相信在這潔白的霧被之下，正藏着全世界最醜惡的鱷魚，但是世界上的假面具委實也太多了，我怎麼去斷定呢。

一會兒，日光逼走了霧氣，那陣在十分鐘之前籠罩水面的霧，已經漸漸散去而在岸上屯集了。牠將河面完全打開，却在每一邊的岸上，變成一帶高約六七尺，而從晨曦之下閃出那，雪一般的寒光的莫測首尾的山帶了。這奇景住在熱帶河邊的居民時常可以早晚看到。我

注視水光像燐火一般地蕩漾的溪河，她夾在兩條「銀色的山帶」裏顯得更美了。在我上頭的，是淡藍而乳白的天空。

一切在水中生活的蟻兒都睡醒了，那些蛙發怒似地敲打着，似乎比較江南常聞的蛙聲更為雄健。而那些蟾，也忽斷忽續，或左或右，向空中送出他們的有金屬性的聲音，使我覺得那是短促的，單調的，也不免是惆悵的。

無數詩人，借說大海的神祕，說大海在牠的內部，蒙着漫無涯際的深藍區域，有着無限的奇妙，但是我以為溪河未嘗不美，未嘗沒有不可言說的神祕。

記得有一首詠嘆海洋的小詩——

慈母伏地悲呼之痛史，

嗟汝大海已盡知？

朝潮夕汐逆流時，汝乃譜此痛史入新詞，

汝聲因以慘，當汝向我而飛馳。

然而，我却相信那些被瘦弱的蘆葦用低聲所呢喃的故事，應當比那些被狂濤巨浪的呼號所唱出的悲劇，更使人心悸。

隱在森林中的羅羅西河，尤其神祕，也許她是非洲剛果河的縮影

「我猜想。」

霧退盡了土人的歌聲帶着隊伍，也趕到了河岸。

吉多從身後，走來招呼我說：「你這樣歡喜看鱷魚嗎？」

我向他頷首微笑。

「你得當心，早晚切勿單獨停留在潮濕濃霧的河岸上。」

「爲什麼呢？」

「水鬼會溺死你！」他鄭重地說。

「怕是容易失足的緣故吧？濃霧中行走，的確會迷失方向的！」

「不，有人親眼看見水鬼上岸來拖走了同行的伙伴。」

我想了一會說：「也許水鬼就是鱷魚，迷霧中看不清真相。」

吉多不以為然還是固執地說：「凡給水鬼拖下去的人，死了就叫做水鬼，所有的新水鬼都想拖了一個生人下水去贖身。……」

「誰告訴你？」我奇怪這說法太和中國民間的傳說近似了。

「是我們的祭師（巫）。」說到祭師，土人們都有不拔的信仰。

「但是第一個水鬼給誰拖下去的呢？」

吉多翻翻兩眼「吞吐其辭地說：「第一個水鬼。或者是——是鱷魚拖下去的。」

我扭扭鼻子不再以辯駁來爲難他了。只事歸正傳地問道：「隊長，我們怎樣去捉鱷魚呢？駕了船慢慢的搜尋，還不如勇敢的土人躍入水中去搏鬥廝殺？」

他笑起來說：「好容易，好容易。鱷魚沒有那麼好惹，你想坐了小船去搜尋嗎？說不定他弄一個花樣先掀翻了你的船。那時候倉皇落水我們。慌慌張張來不及幹什麼，恐怕早做了他們的點心。躍入水中廝殺嗎？更笑話了，誰有這樣大的本領？而且我們要對付的決不止一條鱷魚。這些傢伙時常一大羣追趕過來。唉！水裏萬萬去不得了反客爲主了。」

「那麼你的方法是——？」

「我的方法是釣魚」。他打了一個有力的手勢。

「釣魚」？我也學着他的粗野的腔調哈哈地笑起來了。「我從未想到世界上會有那麼大的一根釣竿。和那麼羣壯的一個漁夫。」

隊長被我的怪笑弄呆了，等到完全懂得我的諷刺時。他不高興地把肩膀一聳，不出一聲地走開了。

歷史的怪傑——徐光啓 (下)

呂伯攸

很迅速地又過去了三個年頭，光啓是已經四十二歲了，他又到南京去，想和利瑪竇討論幾何科學上的問題，可是不湊巧得很，利瑪竇卻已經到北京去了。幸虧遇到了另一位教士，叫做羅若望的，也和他很談得攏。羅若望送了他幾本教裏的經典，教他閱讀，並且領他去參觀教堂裏一切的規則和制度。他一樣樣的瞻摩，覺得件件都有意思，他對於這個外國傳來的宗教，發生了熱烈地仰慕，經過他八天的詳細考慮，他便決定信教了。羅若望當即給他施了洗教，代他起了一個聖名，叫做「亞」。

第二年，徐光啓中了進士，便留在北京做官。那時，利瑪竇早到了北京，把天主教的經典，天主像，洋琴，自鳴鐘，美國地圖，嵌珠十字架等，獻給明神宗；因此，得到了神宗的優待，准他在北京傳教。徐光啓和利瑪竇，從前在南京已經相識，這時候爲了他更進一步地做了教友所以利瑪竇對他格外來得親密了。光啓趁這機會，便跟利瑪竇開始研究西洋科學：論天文，地理，算學，水利，農事……等等科學，只要有實用的，他都學。最後，他和利瑪竇合作，把希臘人歐凡里德編的一本幾何原本，繙譯了出來。這本書的繙成，他一共換了三次稿紙，文句的顯明，真可算是古今繙譯界中的第一流作品。

光啓的研究科學，最着實實驗，不贊成無憑無據的空論。他拋棄了談性說理的儒家學問，來研究西洋科學，就因爲儒家所說的，只是空論，科學卻重真憑實據的緣故。他利用了科學，在中國歷史上，幹過一件一直影響到現在的偉大工作，那便是改革歷法。

原來天體中的太陽，地球和月球，運行都有一定的路線，都有一定的速度。所以懂得天文歷法的人，能够推算得出其時候地球要行到太陽和月球的中間，便會發生月蝕；甚麼時候月球要行到太陽和地球的中間，便會發生日蝕，也同樣推算得出的。

這種歷法，我們中國早已有人發明出來，所以早就有人會推算日蝕和月蝕。只因所用的方法，不大精確，在推算的標準上自然也有些參差，要是年數相隔，遠，所差的數目也不大，便不覺得有錯誤。平數隔得多了，數目就差得遠，推算出來的結果，自然不會準確了。

在明神宗的時候，中國的歷法已經好久沒有修訂，數目已經有些不準確了。所以有一年的日蝕，專管推算天文的欽天監竟算錯了。

那時候，利瑪竇已經去世了，另外有幾個教士像龐迪我等，卻用他們自己的歷法推算，在事前早就推算得極精密。他們宣言，在某日某時某刻某分，一定要日蝕，太陽被蝕去幾分之幾。果然，到了

那日那個時候，太陽便隱去了，而且，蝕去的部分，和他們所推算的竟一些也不差。可惜，當時滿朝的大官，大多是自尊自大的頭固份子，所以都反對這西洋教士的科學方法。徐光啓要想用事實來證明，竭力向神宗保舉他們，把歷法改革一下，可是，那位糊塗的神宗，竟聽信那輩糊塗臣子的話，把光啓的建議當做了耳邊風。光啓的主張既設法實行，他只得和龐迪我等孜孜地研究歷法。他們不但譯了許多歷法書，還親手製造了不少的天文儀器，從此我國便破天荒地有了新歷法了。

不料，那班糊塗的大臣，真見了那些新奇的儀器，還是不放心他，接連地更在神宗那裏攻擊他。光啓得到了這消息，他便說道：官是可以不做，這種高深的學問，我卻不能不繼續研究下去。因此，他就把官職辭去了。

他回復了平常老百姓的身份，卻還是不願坐在家里，安閒地享福，便從北京搬到天津，挑選幾畝沒人種的荒田，收買了下來。從此，他卸下長袍，披上蓑衣，拿了釘鉅鋤鏟，親自到田裏去耕作。因此，他不但有着科學的頭腦，並且還添上了一副農夫的身手。

到了公元一六二八年，明思宗（神宗的孫子）即位以後，才又想起了這位科學家，便再請他出來，担任禮部尚書的官職，並得入閣參與機密。齊項第二年的五月初一，又逢着日蝕，欽天監又把時刻

算錯了。可是，徐光啓用新法推算，依舊一些也沒有錯。到底算論不能勝過事實，這一來，恩宗皇帝和大臣們，也不由得不相信新法了。不久，恩宗便叫徐光啓擔任修訂歷法的事務。徐光啓便和他的朋友李之藻，都很專心於這件工作上，他們又和一班西洋教士，組織了一個歷局，從事研究西洋歷書，和修訂中國歷法。

他對於這件工作，真是熱心到了極點：當他七十二歲那年，人已經病倒在床上了，每天還是靠著枕頭，帶了病寫他的歷書。在他臨死前七天，曾經上過一封奏章。一臣前曾獻上歷書七十四卷，還有已經寫成而沒有獻上的，共六十卷，這都是西洋教士的功績。明年二月十五日，又夢日蝕了。倘臣一病不起，可以叫李天經繼續修訂歷法；總要把他修訂成功才行！

中國自歷法，直到明崇禎末年才修訂成功的，可惜新歷在還沒有實施，明朝卻已經亡國了。不過，從清朝直到現在，我們所用的歷法，實在還是徐光啓打定的根基。所以，這位徐先生，實在是中國改革歷法的第一大功人。

他對於明朝政府的大貢獻，還有一件救「窮」的政策，因為，到了明朝末年，國家的經濟，委實是太沒有辦法了，他便主張鼓勵百姓去墾種荒地；並且嚴禁鹽梟私販，使國家可以增加收入。這種辦法，都是於百姓無害，於政府有益的。可是，當時的政府不能採用。所以，非但他的主張不能實現，明政府卻終於爲了一個「窮」家賊戚繼光四起的局，國家也覆滅了。

一徐光啓是已經死了三百多年了；可是，他在學



土藥 (六)

多虧，爲「紗布商」，紗布商不可一世之日，翁自計家產，當在五百萬以上。其子紘，曰：「何止五百萬耶，實百萬矣！」翁不之信，試算，算得幾千幾百，笑曰：「是進千萬矣，吾兒之言不謬」。翁故曰，名紅珠，愛女逾於其子，傳紅珠入其治事之室，詔之曰：「數年前，汝欲求一皮鞋，我以皮鞋價昂却之，令汝御布鞋，汝快快不樂。今父富矣，惟汝所欲，若購以鞋十雙，雙千金，我能立斥萬金與汝，不汝吝也。」紅珠嫣然曰：「兒之所好，又與數年前異，數年前好皮鞋，好皮鞋，好長統絲襪，好漫水機器，今日者，不復以上種種爲好矣。」翁問紅珠，紅珠不答，三問一不答。翁曰：「何好耶，豈好乘長風破萬里浪，往外國留學耶？」紅珠曰：「一否，兒之所好，或父之不好。」翁曰：「恣言之，百無禁忌。」紅珠乃以一巾掩其口，掩其口不足，又上移掩其左目，口則笑曰：「兒之所好，擇婿耳。」翁果不以爲忤，曰：「擇婿，其事當也，女大當嫁，自古已然。」紅珠曰：「否，兒不嫁。兒思父惟一子一女，若令子娶婦而女好婿，則一進一出，進出之後，何等於零耳。兒竊欲爲父增加人口，故以贅婿，兒贅婿而弟復娶婦，則父之膝下，轉瞬，有四人承歡，若一天之幸，弟之婦爲子孫太太，而兒復爲多產作家，又一轉瞬，而有孫兒女若干。」翁喜，決令繡令擇婿。

繡數日，翁問繡珠曰：「汝殆有意中人？」繡珠曰：「其人當長兒一歲，其人當面日嫩而體紅潤，其人當長如絃索，着衫衫，海尺爲四尺一寸，其人當受中等學校肄業，其人當爲上海入流利之國語，吳儂之軟語，硬綳綳之粵語，非兒所喜，其人當有家產，少亦須三十萬；其人當知愛其妻；其人……」繡珠復欲有所言，翁掩耳曰：「汝所開列之條件，教余從何處爲汝覓郎君耶？」繡珠曰：「其事不難，凡集合之所無不往，歡之無不往，設綵帳爲諸生講誦之處無往，不一日不得期以十日，十日不得期以一年，安有三年而尚不得佳婿者乎？」翁問繡珠之費否，繡珠曰：「是亦不能預定」。翁欲爲繡珠登報徵婚，繡珠曰：「我家不能登常年廣告也，設其人偶閱報，閱而不及吾家所刊廣告，不生效力；或自外埠來，雖閱報而吾家已停刊廣告，亦不生效力。」翁曰：「汝，我所生，而我向不知汝之精才若，其無礙也，今了汝千金，汝自擇婿可也，得則告我，不得則勿告。」

繡珠受千金，念已在父前自鳴其擇婿之不二法門，不可遂爾無聲無臭。又余既以其人當受中等教育，則覓之於學校爲宜。日者，繡珠理妝完，行於途中，見瓦廈榜曰：「日新學校，男中部，」則趨而至門房，曰：「我來參觀貴校者」。聞者以達校長，校長延見，審客爲一妙齡女郎，異之。追詢究

微上的功勞，和那崇高的人格，永遠永遠不會磨滅的。
——尤其在他的故鄉——上海徐家匯，到現在還有他遺留着的天文台，他所設立的傳教堂；他死後葬身的墳墓；以及數千的教友。而徐家匯這個地方，也因徐光啓而出名了。

(一九四三、八、二八、於回鄉。)

題磨剪刀

馬公愚

有倚某畫家繪「北平風光」圖，都數百幅，哀然一帙，萬領可觀，既成，乃磨微詩辭，踵門來乞余曰：「中有磨剪刀者，荷其具，手高舉長管吹之，圖聲遠以宏，此異于江之南也，願不吝數韻。」余披其圖，觀其狀，且行且吹，若有深意存乎中，豈小道哉！為題一絕歸之。

第一關山秋氣高

無衣誰與念同胞

女兒心事英雄志

唱出新聲磨剪刀

竟。繡珠直道其詳，曰：「爲擇婿來。」校長知之，謂非與教育事業有關者，一概謝絕。繡珠去而之他，凡至三校，三校皆拒絕之。繡珠乃印一刺，請稱爲國英算三科研究會委員特以赴各校參觀，有一校招待甚勤，由事務員導之至各教室參觀。繡珠所注視之，身材高大之學生，於教學法之若何，學校組織之若何，國英算三科程度若何，悉置不問。導之者異之，笑曰：「鄧女士殆有所爲而來歟！」繡珠面赤，倉皇遁去。還至家，擬一廣告曰：「今有某女士，擅國文英語物理等科，凡有高中學校，欲聘之授課者，願義務應聘，不受分文。」

廣告既刊登於新聞紙，求繡珠往授課者接踵而至，或以書函，或以專人，繡珠一一允之，計一星期中，凡得十一校，繡珠歷十一校而歸，得一生曰湯必敬，面白嫩而紅潤也，長如絳弟也，操上海語音也，所不知者，年幾幾何，有家產幾何。因作書稱湯必敬，約與晤談，晤談之所爲大東茶室。必敬準時而至，初不知約晤之者爲誰，遠觀面，笑曰：「鄧老師耶，有何事論知？」繡珠曰：「我在汝校任事，僅兩星期也，時間不可謂不短，湯君乃能不忘賤姓爲鄧。」必敬曰：「鄧老師來，同學皆謂是乃吃豆腐先生，故深於腦際。」繡珠與之把臂，問必敬年若干，必敬曰：「弱冠」。繡珠爲之一喜，笑曰：「我今已棄學從商，欲得一家有三四十萬金爲夥，蓋其入家有二三十萬，則於所從業者必不無弊也。」必敬笑曰：「老師視我有三四十萬金爲夥？」繡珠知其有，則撫掌曰：「一一皆合乎我之需要矣。」因復進問曰：「湯君亦知愛其妻歟？」必敬曰：「不愛」。繡珠愕然，必敬曰：「我無妻，何以愛之？」繡珠曰：「若有妻如我，亦知愛之否？」必敬亦愕然。

次日，繡珠引必敬至其家，必敬視之爲樂土。逾一月，乃告於翁曰：「兒已得婿」。翁問婿何在，繡珠即引必敬歸翁，翁曰：「東佳士也」，必敬退，翁又語其女曰：「湯君無一不佳，惟惟其爲有家產三三萬，我不之信」。時繡珠已醉心必敬，不復問必敬之有無家產，遂與之訂婚，且正告親友，招必敬爲登婿。花燭之夜，必敬曰：「我輩窮人子，前言欺繡珠也」。繡珠囑，勿上聞於翁，未幾翁之富有，亦一落千丈，繡珠始告翁，翁意謂翁昔擁資千萬，則婿富有三十萬，今翁已頓異於昔，婿爲窮人子，亦無所不可也。

歡
迎
投
稿

別回回回回

第六章 此身又入溫柔鄉

我老實待你講吧。這樣的男子對於江南人無以為文弱，大都加以鄙視的。但是此地的女子對於江南的男子都很能憐惜。只因爲此地的男子十九個個成性不解溫柔，而且容貌醜陋的多，那裏及得上你們江南人肌膚白滑容貌清秀，使女人家看的眼裏，喜在心裏呢？」小雲娃說了這話，又對梁國器媚笑了一下，梁國器此時心頭也不覺怦怦而動，却不便去接口。

小雲娃繼續說下道：「那玉燕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而忍把你殺却，反把伊母親的陰，洩漏給你，而伊自己又肯跟了你同行，否則換了別地方的人，恐怕伊的匕首早已在你歡笑的時候，刺入你的胸口了！」梁國器聽了這話，倒覺得不覺，這話聽得我聽得：「這姑娘說得不錯，這是我聽的傳。可惜玉燕的本領不及秦家媽，以致放走了。」小雲娃道：「若把玉燕的武藝去和秦家媽比較，當然是敵不過的，但是你可知道玉燕的本領也很不平常嗎？伊在外邊很有一

些名氣。大家對於玉燕這個名字不甚熟悉，而都曉得伊的別號飛兒的。因爲伊的輕身功夫非常高強，恐怕秦家媽也不能再勝過伊。此番伊因和你一起雙奔，所以跑得慢了，而被秦家媽追及。倘然伊一個人奔逃時，去如狡兔，疾如飛鳥，恐怕能够逃走的。」梁國器道：「這是最好了，我也不願意讓他去遭秦家媽的毒手。」小雲娃道：「梁先生，你這句話說得很好，飛兒一定很感謝你，不過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哩。」梁國器道：「請你再講下去，我倒聽得很有味兒。」小雲娃道：「你可知道飛兒怎樣得到這個別號？」梁國器道：「我當然不會知道的，請雲姑娘告訴我聽。」小雲娃又道：「在蒲州地方有個七級寶塔，非常高峻，前年傳說塔頂上有條巨蛇要吞食塔頂的鳥卵。有一天塔頂上有兩頭巨鷹和那條巨蛇惡鬥，良久不解，看熱鬧的人不計其數。那時候飛兒也在其中，她一時高興，

提著寶劍，束緊衣裳，一層層躍到塔頂上去相助巨鷹和那蛇惡鬥。被她了那蛇，一層層飄身而下，好似斬妖仙子，自天而下，因此大家都稱伊飛兒了。」梁國器道：「玉燕有這樣好的技藝嗎？果然不愧其名，那麼她也許可以從秦家媽手裏逃脫的了。」小雲娃又道：「不，我在背地裏說人家的壞處。飛兒本是個好人，但因伊生性好義，年紀雖輕，死在她手裏的人却不少了，人家不免對她有戒心。曾有一次她和這裏一個賊頭盜，別號半天的，發王火拚的事，半天雷被伊一賭了一只眼睛，兩家遂積下了嫌隙呢。」梁國器道：「玉燕如此嫉惡，又使人家不敢和伊親近了。昨天伊沒有害我，這是天大幸事呢。」

去，很快的鑽到被窩中去了。小雲娃慌忙將梁國器的衣服靴子和包裹一起藏去，又把炕前的帳帷下了。這時門上已篤篤地敲着，小雲娃的母親急欲入室了。小雲娃硬着頭皮去開了房門，讓伊的母親進來。翠娃踏到房裏，對小雲娃緊蹙了一下，說道：「你不是說頭痛而要早些去睡嗎？爲什麼還沒有上炕？一個人在此和誰講話？我方才在廊下經過，似乎有兩個人，在房中呢，真奇怪！小雲娃聞言，臉上紅了一紅，說道：「我不過自言自語了兩聲，同誰去說話呢？」翠娃笑說道：「既然沒有人，也很好。你既患頭痛，早些睡吧。」小雲娃道：「我睡了一個早晨，精神已回復，此刻倒不想睡，你哥哥和嫂嫂，也都在自己房裏談笑呢。」說着，就在梁國器坐過的椅子上坐下身來。小雲娃見伊的母親不去，伊也不好睡，只得坐在炕上，一手拉着帳帷，靜靜聽着梁國器，不使伊的母親聽出什麼破綻來。翠娃並不想去。伊對小雲娃說道：「好娃娃，你睡吧。我坐在這裏陪你一刻。」這句話在平時倒也歡迎，此刻却真的不願意聽。小雲娃低下了頭，裝出頭痛的样子，又對伊母親說道：「你去罷，我睡了。」翠娃道：你

只願睡，我在這里坐一刻。」小雲娃心裏悽悽的不好立運伊的母親出去，只得換延着，自己也不解衣上炕。翠娃道：「那天桃花坡做的事鬧得太大了，恐怕有破案的危險。我和你哥哥雖然未雨綢繆，把那些東西送到別地方去藏匿，只恐萬一他們……」翠娃的話還沒有講完，小雲娃早攔着說道：「母親，我頭裏很是疼痛，不要講這事吧，好在哥哥總有主張的，你去吧，我要睡了。」翠娃聽伊的女兒幾次三番催伊去睡，而女兒却還睡不睡，不知什麼道理，所以伊偏不肯走，仍舊大馬金刀般坐着不動。小雲娃見伊母親不肯，伊也不肯上炕去睡。這樣又停了一刻時候，翠娃見小雲娃仍不睡，又說道：「好娃娃，你快睡吧，我今晚偏要等你睡了方走哩。」小雲娃聽伊母親這樣說法，心中非常焦燥，這事情弄僵了，看翠娃晚自己已不睡，伊母親也不肯出去了，等到幾時去呢？沒奈何只得將外道衣服脫去，說道：「我真的睡了，母親，你總可以走了。」翠娃道：「你脫了衣服不睡要受涼的，快到炕上吧，我再坐一會兒去。至於你的房門我可以代你帶上的，此地還怕有外人來敢持虎鬚嗎？」小雲娃業已卸去外衣，身上祇穿着那件粉紅綢縐身，其勢

不睡已不可能，只得脫了弓鞋，爬到坑上去，將伊的身子攔到被窩裏去，對伊的母親說道：「我不是睡了嗎？你總可以去了。」翠娃仍舊坐着不動，那梁國器本來攢在被窩裏氣也不敢透，心頭小鹿亂撞恐怕被小雲娃的母親聽出破綻，自己動也不敢動十分難過，聽聽小雲娃的母親兀自坐在房中和伊的女兒閒談，並不離去，當然心中非常不安，盼望小雲娃的母親快些走去，自己可以安然脫險，離開這地方。後來聽小雲娃的母親硬逼伊的女兒睡，便覺得十分尷尬。但是等到小雲娃的玉體也睡到被窩裏時，使他又不覺受到異樣的感覺，而忘其所以然了。他覺得小雲娃的嬌媚又溫又軟，頓時使他心旌搖搖起水。況且有了小雲娃做他的屏蔽，他的身體可以不再發抖不動了。此時他好像已到了溫柔鄉裏，把自己的頭枕在小雲娃的大腿上，而他的一隻手也已被窩裏蠢動起來。小雲娃發了急把手將梁國器一推，而自己也完全睡到被窩裏，對伊的母親說道：「我的頭痛又利害起來了。我怕講話，母親你去吧。」將頭也用為枕業住，不再理會伊的母親。翠娃見小雲娃有些倦憊，終猜不出在伊女兒的被窩裏有一個江南梁生隱藏着所以娃也只得立起身來走出房去

。又代伊女兒將房門緊緊帶上。小雲娃聽得足聲已遠，將頭探出被窩來，透了一口氣，說道：「這番真累死人了！不知我母親怎麼會來的？」梁國器接口說道：「險啊險啊！幸虧沒有給你的母親聽出破綻，否則我這條命還能夠活嗎？」小雲娃道：「便宜你，快快起來，穿了衣服，送你出去吧。」然而梁國器起初果然要走，但到了此刻他又不想走了。不但藉藉解，藉藉微聞，而且翡翠衫暖，巫山非遙，他既然不是個魯男子，日又初次和異性體樣的接觸，自然恍恍惚惚的夢魂紅樓夢寶玉那樣的初試雲雨了。所以他也不管身居何地，小雲娃不是殺人不變眼的賊盜，反而雙手抱着伊，要同伊求歡。男女之間自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小雲娃一個處女，但伊原來愛江南人的，何況像梁國器這樣的英俊少年，在平陽地方是難得遇見的，伊心中如何不喜歡呢？自己業已到了「枕衾衾的地位，也覺心頭盪漾，不能自持，方心脈脈上願意接受梁國器的要求了。這晚梁國器如魚得水，醉在小雲娃的懷抱裏，竟忘記了出去的事情。春宵苦短，等到他一覺醒來時，天已大明。小雲娃也已醒來，睡眼惺忪，帶着七分媚態，對梁國器嫣然一笑道：「怎麼樣

的？我昨晚要你離開這裏的，怎麼糊塗塗的……」說到這裏不覺下去了，又露出幾分嬌羞的樣子。梁國器將手勾住小雲娃的香肩，對伊說道：「都是你的母親所賜的，不然我怎樣得和你同圓好夢呢？你現在覺得江南人果然可愛嗎？」小雲娃啾了一聲道：「便宜了你，還不識得嗎？你何不去追求飛飛兒呢？」梁國器笑道：「你可是忘記伊嗎？這就叫做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大概我和玉到到底是無緣，所以被秦家媽半夜趕散，而和你十分有緣，反會曲曲折折的相對，諒是三生石上姻緣早已定了。雲姑娘，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了。」小雲娃道：「此身既已屬你，俗語所說一夜夫妻百歲恩，我希望你果然將來不要忘記了我，因為我這顆心這個人早已歸於你了。」梁國器笑了一聲道：「雲姑娘，你放心吧，像你這樣的好姑娘，我決不會忘記，但是所慮的，不知你母親和你哥哥心裏又怎麼樣？」小雲娃頓了一頓又說道：「我母親倒還可以和伊講話，祇有我哥哥却是很難對付的。和你的事只得暫時不告訴他們。」梁國器道：「我今天怎麼樣呢？」小雲娃道：「今天祇得仍請你藏在房中，不要出外，待我再想法送你出去，可是我此刻更捨不得和你離開了。」說罷笑了一笑。

不如歸去

包天笑

第六章

陳士青道：有人已經將他的香圍，做了臨時廚房了，因此糟塌成了這個樣子。他本來想去不是王老太婦在這裏胡鬧的呢？因此便追問王老太了。

「誰在這裏，把丁小姐的房間，糟塌成這個樣子？王老太！是你們在這裏塗了爐灶，糟塌成這個樣子嗎？」陳士青問道。

「阿呀！阿彌陀佛！」王老太把手掌合了一合，即忙辯道：「我們那裏敢呢？我們自從你們兩家走了以後，連你們上房也不會踏到過。而且你裏的門是鎖了的，鑰匙雖在我那裏，但是我輕易也不去開門，啊！怎麼我會去糟塌了小姐的香圍呢？這都是那班殺千刀的入幹的呀！」

「別罵！別罵！」陳士青搖手道：「那末到底是怎樣闖進我們家裏來？把我們家裏的東西搬走呢？」

「這倒不是軍隊呀。」王老太道：「雖然軍隊來的時候，我也不會看見怎樣的拿取物件。但是軍隊來了，沒有好多的時候，他們就跑了。後來來的是並不是穿軍服的人，夾雜了本地的人，他們兇惡極似煞神一般。本來各處的門，都是鎖的，他們向我找鑰匙。老老鑰匙不肯交出來，却被他們綁了起來，嚇得我只是索索地抖。我說：『讓我去尋尋吧！可有相同的鑰匙？』他們且把老老開了鎖。」誰知道他們強橫得很，說道：『快拿出來！不拿出來，槍斃他！』我嚇得來，只得把鑰匙給了他。」

「唔！那末你看見他們拿了許多什麼東西呢？」陳士青道：「誰知道呢？後來我們只得也和老老趕到別地方去了。」王老太道：

「倘然再呆在這裏，可不是等他們鎗斃做什麼呢？陳少爺！人總是要性命的呀。我們雖然年紀老，近死的人了，爲了給人家看看房子，以致於鎗斃，也覺有些不值得吧！」

「那末鑰匙也沒有還你嗎？」陳士青問。

「沒有還我，他們帶走，誰敢去向他們討還呢？」王老太縮着頸項，苦笑了一聲。又道：「他們去的時候，我簡直都沒有知道。他們是夜裏走出的，而且不許人家去看，也不說明拿了多少的東西。我要不走開，還得被他們捉去，叫我給他們燒飯。實在告訴你們吧！陳少爺！你們兩家米箱裏，都被我們吃空了，叫我怎樣能燒給他們吃呢？所以我也逃走了。」陳士青想：東西總歸搬空了，問王老太也問不出什麼來。就是問出了是誰人拿的，也沒有法子辦。

他一面和王老太談天，一面在丁淑君房裏的垃圾裏亂尋。忽然看見了一隻破的小照相鏡架，合伏在下面。他兩個手指提起來一看，裏面還有一張照片不過玻璃上全被灰塵蒙住了。他用手指揩去了玻璃上灰塵一看，却真是丁淑君自己的照片，被遺棄在這裏。

陳士青把鏡架去了，單留了那張照片，藏在自己衣袋裏，也不再去找尋什麼東西了。

第七章

陳士青到了城裏，看了一看自己家裏那種破碎的狀況，自己家裏如此，丁家當然也是如此呀，并且房子不是自家的，而是丁家的，他尤其爲了家悲哀呀。

他這一回來，只可以帶的三樣東西回去。第一，是自己的本日記簿。本來也早已忘却了那本日記簿了，還疑心是留在杭州學校裏，無意之間，却在亂紙堆里覓得了，這却是不能不保存的。第二是，丁淑君的一張照片。雖然丁淑君自己還藏着別張照片，和這張照片是不同的。但是我不好意思向她去索取僅有的照片。這一張是我所獲得的，已經是在垃圾堆中所獲得的了。倘然我向她索取時，她不好意思不給我吧。

除了這兩樣之外，第三樣便是陳士青房外天井中的薔薇花了。他們自從避難到雙橋鎮以後，早忘却了這株薔薇花了。可是人人知道他窗外是有一株薔薇花的，而薔薇花恰巧又正在這個時候開花的。此刻採了這一束薔薇花回去，令人一見，就知道這是自己家裏士青房外的一株薔薇花。而現在已經開了花了。這一束薔薇花，供在家中，令人另外有一種感想呀。

因此他從了淑君房裏出來以後，仍舊回到了自己房裏，跳出了窗口外，便採取了一大束薔薇花。好在這薔薇不高，採來也還容易。有許多都是苞未放，帶到那裏也不至於花片散落呀。

「大少爺！你住在那裏呀？既然來了，你總要在城裏就擱好幾天吧？」王老太便這樣問了。

「不！我今天就要回去的呢。」陳士青答。

「怎麼今天就要回去的呀？你飯也沒有吃呢。」王老太倒是很殷勤的，繼續說道：「請到草棚棚裏坐一刻，我去安排弄飯給你吃。你喜歡吃些甚麼東西？現在倒是甚麼東西都有，只不過價錢貴一點罷了。」

陳士青想：王老太的草棚棚裏，要俯身而入，鞠躬如也。而且裏面也覺得地小不足以迴旋，他們是食於斯，寢於斯，歌哭於斯。遂有空氣不流通，因此有一種氣味難聞。

「謝謝你！王老太！我不再到你那裏去了。」陳士青說道：「我預備立刻回到雙橋鎮上去了。因為吾母親要等我的回音，不然，她老人家自己還要來咧。」

陳士青取出了十塊錢，交給王老太，現在房子也不必再要王老太看了。房子裏也一無所有。給她十塊錢，那是見她可憐，讓她零用之意。

這時的陳士青的確腹中有些飢餓了。他走到大街上，那個市面雖然比前差得多，然而日用飲食之品，到底也漸漸像個樣子了。尤其是吃食店，什麼麵館和混饅店，倒也開了好幾家。便是要吃飯，也早有飯店開在那裏，而且生意也很開熱。因為大街上只有這幾家吃食店，物以希為貴，又集中在一處。而且近來的確有逃難四鄉的人漸漸搬回城裏來住了。

陳士青找到一家麵館，走了進去。那家麵館的後面，却是沿河的，可以看看水上的風景。這也是城裏的一家中等麵館，還是從前的老招牌，喚做源頭館。他心中以為經此兵燹，一定是破破不堪了，誰知道走進去看，並不見得破破。牆壁倒是刷得很白，桌子椅子雖然有幾條白木的，並未加以髹漆，然而顯見得那些桌椅，是新置頂下的了。

陳士青在麵館裏，揀了一個座頭坐下了，繫着白圍裙的跑堂的，便走過來問訊了。

「先生！你吃什麼東西？」

「吃麵！有什麼麵嗎？」陳士青問道。

「什麵都有。」跑堂的很有把握的答道：「有魚麵，有肉麵，還有蝦仁麵，還有白鴨麵。」

陳士青聽了倒嚇，覺得這麵館的氣派倒不小呀。但是仔細想想，也無足奇，魚肉蝦雞，難道是什麼名貴之物？我們未避難到雙橋鎮去的時候，不是也常吃的嗎？不過避難以後，好久不吃了。他素來喜歡吃魚的，便吩咐來一碗爆魚麵。在麵未來之先還歸來一客饅頭，因為肚子實在覺得餓了。

吃了城裏的爆魚麵，覺得與雙橋鎮的爆魚麵，味有不同。陳士青因此想到住在鄉間，也沒有什麼意味，便是吃點東西，鄉下也不及城裏的好。又聽得說：城裏的秩序，一律都回復原狀了。再到這大街上來看看，更有復興的氣象。只怕有些破碎的房子，都已修整起來。那末我們家裏的房子雖然破壞，也不是不能修整起來的呀。修整好了房子，我們兩家，不是仍舊可以住在一起嗎？

誰說城裏沒有修理房子的匠人呢？就把這裏麵館而言，不是牆壁刷得雪白桌椅，都是新製嗎？陳士青想：回去以後和母親商量，把房子修理一手，我們便可以搬回城裏來，省得在鄉下受陳大媽的氣了。

大概青年人，總做一點新鮮。當陳士青初到雙橋鎮的時候，覺得鄉下比城裏好玩。凡是城裏所少見的東西到鄉下去看看，似乎有點新奇。但是在鄉下住居有半年多了，鄉下這一點兒景物，什麼都玩過了。

編後語

本刊匆匆的出到了第七期了。

七，是來復的距期，記得副刊號上說過，本刊既為週刊，距期是一星期，星期也可稱來復的，「七日來復，天行也」，齊巧得很，本刊的出版日每逢來復日，尤其當我今天提起筆要說幾句編後語的當兒，屈指第七次了，本刊是第七期了。

七，週內為七，出版日為七，期數又為七。那麼，七日來復，在這上面可以見天行了，天行是什麼東西？照通俗解，是天的行動，天的行動當然不尋常的，然而慚愧的是本刊及促頹地。雖然已「繞牀學步」，始終許多地方還不像樣的。

自從「每週小論」改了「上海週話」，史地的介紹變得輕鬆而活潑，本刊在各方面熱忱的愛護下，不敢說精進，至少像郭沫若先生的一句話「步散整齊化。」這一期，黃新步先生的「墨索里尼的一家」，正適合這個時會，我們希望多刊載些探尋現實的文字，自然關於「積古」也不偏廢，不過本刊的「積古」限于上海之內的，也就是本刊的特點，本期特刊「上海史話」一欄，莫奈先生的文化街，鄭逸梅先生的「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白駒先生的「人物」，都是值得一讀的。

七，來復的七之數，距期是那麽匆促，雖則薄薄的一本刊物，但每感到許多缺點，這就因為舉措上不及的困難。所以我們在籌劃怎樣糾正和彌補這缺點，使質料兩方面都有增進化，我想不久本刊必會較滿意的呈顯在讀者面前的。

熱忱的讀者，請等待本刊新姿態的出現！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每逢星期日出版)

(定價每册五元)

預付戶優待八折

編輯兼
發行者

上海江西路福臣大樓四

大上海週刊社

○六號 話二二二〇九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價目	地位	篇幅	價目
底封	全頁 九〇〇	欄	文字 全頁	五〇〇
封裏	全頁 七〇〇	欄	文字 半頁	三五〇
底裏	全頁 六〇〇	欄	文字 四分之一	二五〇

廣告概用白底黑字，彩印價目面議。
繪圖製版請自備，代辦照市計算。
如蒙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

岳 嶽 嶽



胡 楓 主演
生死劫
舒 繡 主演

姜 明
章 志 直
關 宏 達
趙 珍 妮
合 演



漁家女

卜 萬 祥 編 導
周 璇 主演
山 返 銀 壇 顏 也 魯 主 演

八大明星聯合傑作

馬 維 維 導 演



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新片

受 信
東 亞 秋
11.18.2
海
榮

傳 說
演 員
台 幕
銀 幕

新 華 書 局 經 銷